原富

原富部丁目錄

原富部丁上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引論

計學者。制治經國之學之一支。其所講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國用。計學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世異民殊。國之進於富厚者各異。故言計學者有二宗焉。而皆以足民爲本。曰商宗。曰農宗。二者皆予所欲明辨而詳言者。則請先言商宗。蓋商宗差晚出。而吾黨英人事效當前。易明曉耳。

案斯密氏計學界說如此。而後人病其渾侻。著論說者希復用之。今計學界說曰。計學者所以窮生財分財用財之理也。其於義進矣。而名學家病其所用生分用三名之多歧義。則又曰計學者所以講鼓功被物而與易值之力理者也。進而彌精。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蓋斯密氏所標聊用明旨。本非界說正門。其所以爲

渾侻者以雜其與經濟全學相混（日本已謂計學爲經濟學矣）英儒宥德門經濟界說謂其術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衆之人如用斯密氏之義則是民一群必合德行風俗智力制度宗教數者而言其說始備顧計學所有事者實不外財富消長而已故曰渾也又足民富國者本學之祈嚮而所探討論證者財之理與相生相養之致也而斯密氏獨標所求不言所學故曰侻也至譯此爲計學而不曰理財者亦自有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計學學也理財術也術之名必不可以譯學一也財之生分理積皆計學所討論非理之一言所能盡二也且理財已成陳言人云理財多主國用意偏於國不關在民三也若用古之司農稱爲計相守令報最亦曰上計然則一群之財消息盈虛皆爲計事此計學之名所由立也

篇一

論商宗計學之失

自泉幣之用有二端既爲交易之易中又爲貴賤之程準於是人狃於所習而非泉幣不足名財非金銀不足名富之意起矣自其爲貿易之中也故以金錢易物其便倍蓰於物之自相易慮無財耳有財斯有物矣自其爲貴賤之準也故凡物易量之大小皆以金錢稱富者以其金多貧者爲其錢少人纖嗇求富者謂之重錢慷慨好施與者謂於錢輕富也多貲也雄於財也自常語云之皆指金銀錢鈔之多而已初未嘗有別異也

其言國之貧富也與稱家之貧富同國何以富多金之謂也其所謂富國之策者謀所以充實府庫令積銀采金而外無他道矣往者美洲始通西班牙人至一新岸則必問其地及鄰金銀多寡其所以殷殷探此者意謂假使二者無多即非樂土無足顧睞必貴自饒衍乃可占居或攻取耳吾聞蒙古成吉思可汗至歐東日神甫略比諾爲法蘭西王使其軍軍中人輒問法國牛羊幾許此其問旨與西班牙所問正同大抵以貧富定攻否耳蒙古不知泉幣而以牛羊爲易中故問牛羊西班牙用泉幣

故問金銀也假必以所問者定國貧富則成吉思之言差近眞也

英之洛克者理家巨擘也顧其論泉幣則云食貨爲物銷耗隨時故其富不可以久賴國而僅僅饒此則雖無出口外流之事今茲至足來許可以綦貧至於泉幣其爲物實時不渝但有周流而無耗蝕假令以術馭之令無出國雖永遠利賴可也如洛克言則金銀乃一國食貨中最爲悠久堅固者彼謂計學之書理財之政皆當以厚積金銀爲第一義者宜已

或又謂國所以務積金銀者以有與通之故今假一國獨立世間而無鄰敵抑雖有鄰敵不相往來則泉幣多寡無關强弱蓋泉幣之用在於爲價通貨多則名多寡則名寡而於富厚貧乏之實視國中衣食之豐儉者固無間也獨至有所與通鄰敵相望兵爭之端隨時而起陸軍海旅長行遠征則無金銀軍興乃乏是以如是之國當其閒暇必以多積金銀爲主謀庶外釁之起有以待之不至困殆其論如此

自時俗之論如此理家之言如彼於是歐洲諸國主政柄者群然以使國多金爲要

國雖得效蓋寡要皆盡心力竆國勢而為之西班牙波陀噶爾奄守內極墨之礦而歐洲金銀之窟穴也乃設重刑以嚴閑出之禁征厚稅以塞外輸之門於是尤而效之餘國蔑爾若英若法先皆行之甚至若普蘇之貧國而考其議院遂令亦懸禁金出國之條其出人意表如此蘇而如是則餘國可類推已

案英國金銀出口之禁至察理第一而除

繼而各國通商日宏而金銀出口之禁遂為商民之大梗蓋商法三而國中之貿易無論已至於中外貿易或境外貿易皆以見錢交易於彼此最為利便輕簡者自禁令設則必出於以貨易貨之一塗而虧損滋甚於是各國經商之民始群起而與此禁為難矣其議曰夫國家所以禁金銀出口者恐國寶之日以見少故也顧今用金銀而以之置貨通商於外則轉移之頃將不見少而見多何名而禁之乎蓋但使國中之於外貨無或加鈔則此貨勢必復出貨復出矣則財復而贏利增國中之見財不因是而加多乎蒙氏曰通商之出錢猶耕者之播種也播一粟之嘉穀不實之倉

庚之中而棄之泥塗之上使但見其爲此而不從其後而觀之則方春之農皆不甚而喪心者矣設國家緣此而縣播棄穀食之禁山野之民皆將笑之而吾未見禁金銀出國者之賢於前令也又議曰國家欲金銀之不出口禁無益也夫金銀爲物價鉅而易挾值鉅則利重而民輕犯禁易挾則漏多而姦難以察欲塞金銀之出國決道在審進出之差進出差者總進出口之貨相抵之餘數也使出口貨多而進口貨少則進出差爲正而在我收價於外而後平而我之金銀增矣反是則進出差爲負而在人出價以償而後平而我之金銀減矣進出差既爲負而在人雖欲勿償不可得也當是而遽有金銀出國之禁勢不足以止金銀之勿行徒以令故使其事之爲危而所償之谷費耳蓋禁設而金銀之出口難難故兌者之保險加保險加故兌稍趣金銀之在內者賤在外者貴兌價既趣若數增滋是禁其出國而出國之金銀乃轉多也今設英與荷蘭通而進出差爲負而在彼銀由英兌荷者逢百加五英市六五翁斯之銀以之入荷從作百翁斯計是在英百五者在荷作百荷銀爲之而在荷

百者在英作百五得貨亦如之如此則英貨入荷降賤者百五而荷貨入英翔貴者亦百五各如其兌價之差故二國兌銀由荷入英之所減將適若由英入荷者之所增而進出之差既爲負而在人我之所償負者亦百五加多而見財之外出者愈益鉅。

當是時群議以禁金銀出國爲不然者如此自我觀之則其論之爲謬亦參半也如其謂出金銀以通商國實不必見少且將加多此爲篤論也又其謂使金銀出國而利從之則雖有禁不止亦爲篤論也獨其謂欲塞金銀出國之流在當國者希出進之差而爲之所此謬說也蓋金銀者百貨之一端百貨之盈虛當國者未嘗加意也任交易之自然則常各足何獨至金銀而不然乎即其謂兌價外長將使出進之負差益鉅而金銀之外出者彌多亦謬說耳夫謂兌價外長則商之償逋負於彼者數溢於未長之前是固然也顧其所溢爲之兌者受之即以犯禁私爲之故其費以滋而其費實用於本國不必比之未禁未長之前多所闌出明矣蹈險之行私偷漏之冒險

其所費者皆未出國而散之至於出國則未有角尖之微溢於原數者矣且兌價既外長矣商者惜費將自劑其出進之數使之差均而兌價外長其理如加征則外來之物價必比例而翔貴價貴則銷狹凡此皆所以減進出之負差而金銀之出國者自少何緣而云耗鉅乎

其說之不能無顛謬如此顧時人則深韙而從之矣蓋當時議者諮商而聽我裁擇之者則議院也樞府也爵紳世家也議者自謂洞悉商情者也聽其議者自謂於商業無所知者也夫通商之可以富國視已成事夫人而喻之獨所以富之理雖商者不必深喻商之所知者在務富其家至於富國彼實未嘗措意也法令有所梗則群議上言請變置亦特取通商之便利言之明舊法之所以抑遏利源致生理不得發舒之故如前謂通商可致金銀其不得宏長暢流者坐禁出之令之為梗一倡萬和前令乃廢當是時英法二邦禁不得闌出者止於造成之制幣其在鋌未範之金銀與外國之泉幣則不禁也至於荷蘭雖制幣亦縱出入而國家所斤斤致謹者從此

乃在進出之差然而禁金銀出國無益矣即謂進出之差者猶之無益也而其事愈煩其效愈渺有孟氏者著書號英國富源多言通商之利其中持說主義不獨英之政府放而行之即歐洲諸邦言商政者實皆取法於此其書重外商而不主國中之貿易獨不知國中貿易乃商法之最要者蓋用財同而利盡國中所鼓之民功最衆故也而其書乃輕視之以爲次於中外貿易者彼以爲國中貿易於封內金銀之數即無所損亦無所增故無關於國之貧富但使其業之衰盛不至牽率國外通商之局者雖置之不論不議可耳

案國中貿易利國過於內外貿易其理已於前篇發之法國計學家先明此義斯衛氏言此夫有所受之矣

國無礦不自出金銀抑雖出而不足於用則必待外至無疑也此如國中無葡萄田不自作酒則飲者必他國之所供事正等耳顧未聞以國之不產葡萄主計者必兢兢於酒醴之出入而後民足於醋則何爲以國之無礦主計者必致謹於進出之差

而後黄白乃足用乎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國有致酒之資欲飲者酒自至國有致金銀之產需金銀者金銀自來也凡物非已產者皆見慣而後來爲百貨之價者固金銀也而爲金銀之價者則百貨也任供求之自已不煩主計者之神慮而吾國之酒醴自足用則吾亦將任供求之自已不煩主計者之神慮而知吾國之金銀必足用也夫金銀不至其國者亦有之矣不能具百貨之價以爲易與其物已饒衍更至乃無所用如是者乃真不至夫如是而不至者雖主計者日握算持籌豈能使必至設

國中諸食貨大抵皆視求以爲供一物之至其市也總其產與輸之費合租庸息三者以爲價求者之力足以及之雖在絕遠集其市矣此供求相劑之理也且供求之相劑物莫易於金銀蓋其物值鉅而易挾貨之最便轉輸者也由甲之賤趨乙之貴由丙之多趨丁之寡風馳水注不容也今設吾英欲得黄金而力足以致則由力斯彭抑他產金所以至倫敦運五十噸之金以造五百萬幾尼者一舟之載足矣又使

所求者爲穀麥其值同前穀價噸五錢尼則貲百萬噸之噸載或千噸之船千艘而後集事此用今日全英之船數（英之船數至光緒六年七百萬噸有餘）而猶不足也轉輸難易之判如此而供求相劑難易之判亦如此矣

使國中金銀之積已爲過求之供則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物之無出國西班牙波陀噶爾已用之矣而金銀之外流自若秘魯巴西船日月至充牣都市二品之價賤於鄰封此如水然高下既殊欲其不趨於平不得也由是亦知使國之金銀求過於供而二品之價日貴於鄰國則其物之至亦無待法令爲之招也且令禁其勿來勢亦不可得耳試觀希臘舊史言斯巴丹饒食粟沙穀斯當國禁金銀入境而四遠贈至令卒不行可以證矣至於近世英荷皆有大東公司荷公司所運茶葉比英公司所運者微差廉而議院禁荷茶勿入口不得今若每磅茶價爲最貴之十六先令則以銀論茶之占位過銀百倍以金論其占位過者二千倍有餘其偷漏闌入難易比例可見今茶尚以微利而漏之況金銀乎彼以禁令爲可恃者特不思耳

而金銀之價，其升降常舒，無驟騰驟跌之弊者，實亦賴易換利轉之故。百貨占位太半，多歷大輪囷流轉不易，則市邑羅盧之雜劑如之。其奇貴甚賤之事，為金銀之所無。金銀之騰跌也，常緩常漸常均。人謂歐洲近二百年來，以西印度諸礦之開，金銀之價常跌而不起。此其說然與否，難以決知。所可知者，金銀貴賤之差，至使百貨之價高下縣殊，則必如新得美洲時而後有此耳。

案近十餘年間，東亞金銀貴賤之變，實為亘古所未有。以金為準，則銀之降賤殆倍於十稔以前，而銅之貴則古二而今三。此其故粗而言之，銀礦所出日多，一也。東西諸邦悉棄銀而用金準，二也。中國立於其中，無力改作，遂為天下之下流。國中物價今昔絕異，此其世變豈與美洲新得時耶。

夫然，自知計者觀之，任商業之自然，其國中之金銀必不至於不足。就令不足，而食貨既饒之後，其事亦不必遂病國也。蓋使物材不足，則施巧成器者無以為致力之資，而工始病矣。使穀之際贍不足，則養生者儉，而民阻飢矣。獨至金銀泉幣之不足，

民倘交易之可爲。雖甚不便。猶未若前者之烈也。且猶有質劑契約之代行。而楮幣果善爲之。且便或逾於三品。故舉輕重緩急之情而統籌之。彼爲國家者。以金銀之多寡爲一大事。惻惻然惟恐其積之不增者。其用心近無當也。

夫一國金銀泉幣之不患寡如此。而閭閻之嚬蹙。非里之咨嗟。其惡聲常至於吾耳者。莫若錢少之衆。何也。曰。此非錢少也。求錢而力中求者少也。夫錢如酒然。沽之既無貲。貰之莫能得。則長渴飲而已矣。使有貲足以沽。其信可以貰。求則得之。未嘗欲飲而歎良醞之難遇也。錢之爲物。何以異此。或又曰。患錢少者。常不止於一二人之嗟。不節者已也。有時徧一市一鄉而皆云爾者。則又何居。曰。此廢著治生。而過其力之通弊也。豪者之子。不量歲入而爲出。逐利之夫。數倍其財以置貨。則終之其貲不足以易錢。其信不足以舉貸。弊亦等耳。爲貲廢以規厚利。則未至而積財蕩然。其然諾亦不爲國人所任信。則徧走國中以求稱貸。而人皆告以無財。雖然。此不足以云國之泉幣少也。泉幣之多寡自若。彼欲之者無術焉易而得之。蓋商之通塞有時。方

其通而嬴率優也則自驅商至於行賈皆犯過貿之愆以邀一時之利彼非斥眞財以治之也大抵署諸執契爲之籠甚多之貨以致之遠方冀幸期之未然而數倍之利已坐得矣事反所期而責逋者總至索見財則已亡欲舉貸則無以爲質其財之少也其得之難也故吾人遊一國之市而聞財涸錢乏之云遂指爲國中金銀之不足於用者其違事實遠矣

必曲譬巧辨夫金銀泉幣之非財而在金銀泉幣之所易而得者以有所易其用乃珍雖其理固然而必爲時俗之所笑夫泉幣固財也國之積聚必有金銀顧其物必居其少分而爲其不生不息之一端此在前部固已深明其難矣國之財産有貨有泉貿易之家常若泉之轉貨易而貨之轉泉難者非必泉之爲財切於貨也是有故焉泉者交易之通器隨時可轉遇物能售故以貨得泉者由拘而通由泉成貨者由通而拘其故一也貨常易毀泉則不腐故藏貨者多耗蝕而積泉者少闕損其故二也貨之未售也索逋多則無以應既轉爲泉則應有餘不受迫促其故三也凡利之

始則出泉以置貨必復轉泉乃見贏利故以泉轉貨勢常緩以貨轉泉情恆殷其故四也統此四者由是先泉後貨之見日深常以貨爲塗術以泉爲歸宿得貨所以求泉而非多泉不足稱富者人同此情矣雖然計一國之利者與言一家之財異故商賈屯貨雖多而轉不以時則其業可以隳而國不慼是也商賈之財必化貨而後爲母貨必轉泉而後餘利而一國之貨不必皆轉爲泉也其歲殖出以外售者常少留以內銷者常多且外售者必出其所有餘而所易者又常爲外貨取給民用不必皆轉爲金銀泉幣逐利資也故國之歲殖雖貨不轉泉未皆病國至通財輪轂坐以見少而不便事者則有之矣然尙有他物焉可以承其乏而周於用也民每歲用循環之母財等者則其歲殖亦等有歲殖斯有金銀矣且由暫而言則泉之轉貨易於貨之轉泉也以久道言則貨不轉泉其用自存泉不轉貨其用斯廢故泉常求貨而貨不必常求泉也民之得貨將以用享者不必復售也而其得泉也其終必以求貨泉得貨可以爲終事貨轉泉不可以爲終事也民之求泉志不在泉得泉而貨從之則

志在貨也。

時俗之言曰：衣食百貨，年月輒毀，去而不留之物也；金銀者，物產之精，貫時無變。使國無滅亡而常積累，數世之後，國之富厚豈可量哉！故出不變之寶，易易毀之物，國之失計，莫過此者。此其所以貴金銀而賤百貨者，以其物之耐久故也。而吾所不解者，則英出鐵器以易法之酒醪，而若人又不以爲失，何耶？鐵之耐久，亞於金銀，何不云使其物常無出國，則累世之積，鼎鐺之富，豈可量哉！假使吾爲此言，彼將曰國之需鼎鐺也，其數有限，徒富其物，過於國中烹飪之所資者，是謂大愚。硜硜者何足寶乎？果一旦飲食之事加多，鼎鐺之用，將不期而自足，不至樊胹繁而釜鬵寡也。當其有用，穀其實以具其器者有之矣；廢其工以治其業者有之矣，何虞其乏於用哉！此其言是也。顧奈何以鐵言則明，以金言則惑乎？國之需金銀，其數亦有限也。鐵所以爲鼎鐺，而金銀所以爲圜法，若梧棬彊飾之事。圜法之限，限於國貨之待轉；梧棬彊飾之限，限於有力而好麗者之家。使國貨之待轉者多，則貨以易金，而圜法自給。使

有力而好施之民數進則貲日雖在家道將撅蹶而日鑠也亦何益其之於用乎苟
不見積無用之金銀泉幣杯棬彌飾者其智侵於聚無用之財貨也且無用之物非
能徒積也積財貨而無用者必損飲食之費則積金銀而無用者亦必損國民之衣
食燕樂之奉而爲之泉幣杯棬彌飾者猶之器也與財貨之爲用蓋無殊方其有用
則其數自增方其無用而强多之則其用亡而其數亦轉減其爲物之易挾如此而
停積之厲損甚鉅故不視用爲積而使之過多者雖有峻法嚴禁不能止其勿出國
也
即如國有鄰敵師旅遠行亦不必積有金銀而後軍興不乏也蓋養海軍陸旅者糧
食而非金銀使其國農工商三業既隆有以與遠方之食貨爲易則雖無金銀可以
伐國吾嘗求之國有遠征之師所以餉其軍者有三道焉致其國所前積之金銀一
也致其國工業所成之熟貨二也轉其國農功所發之生貨三也而國中所積之金
銀亦可區爲三物其泉幣通寶一也其民之盤盂器皿二也其國君府庫之所積儲

三也。

然欲於一國泉幣之中。求其有餘以爲遠餉。則其勢常難。蓋泉幣之流。祇國中待轉貨貲之多寡。待轉者富。則泉幣多。待轉者微。則泉幣寡。常有其限。無大餘也。有所不足。則其物自增。有所過多。則自然外溢。有莫之爲而自劑者焉。至於國有兵事。而師旅遠行。國之見財。挾與俱去。然而遠行者衆。居者減。則轉者亦微。其國幣之數亦可以降殺。且兵事既起。楮幣常興。若吾英之司農鈔。海軍鈔。英倫版克鈔。大抵皆起於此時。以代見財之用。而見財之外徙者益多。雖然。此非無盡不竭之源也。使其費甚者。則涸可翹足而待也。

至於鎔鑄私家金銀器皿。以益軍國之需。則其勢尤有限。觀近法國用兵（此係七年之戰。始於乾隆二十一年。英法爭北美剛那達地。普與英合。奧與法合。兵連七年。法失北美而得鹿林新叶加）當國者嘗用此術以籌餉。其所得至微。而案几蕭然。國呈凋象。論者謂其得不償失也。更有國王私庫之儲。其在古時常爲鉅款。至於近

世王者私積之風漸衰闘者獨普魯士國王而已英國本朝中所有疆外之兵事軍興之費較之前史所載實覺莫奢然其餉軍之金銀旣不出於國中之泉幣不出於私家之重器亦不出於王府之積儲英法之戰計費英用金錢九千萬鎊其中新舉國債已七千五百萬矣而又有所加什一之田賦及移緩就急所借用之沈債帑項（沈債帑項乃國債還利之餘儲積之所以漸還其債舊者其法立於英相威里布勒說見部戊）統此之費其三之二皆用於外邦者若日耳曼若波陀噶爾若美利堅若地中海旁近國若東西印度皆銷耗此財地也英之國主不積私貲而銷鎔私家雜器吾國亦所未聞當是時英國通寶蓋不過一千八百萬鎊自單衍圖法復鑄金錢以來或以謂還過其數其謬者乃云三千萬云（英國幣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總計七千五百萬鎊）此其數之實否不具論第由此言之假本朝戰事之費資於吾英之見財則不出六七年之中所用之金銀必再出再反而後可則知金銀爲物去而自復人且不知而吾謂主計者之於泉幣一切持滿戒溢之政爲無補之

勞心理益明白不待更辨矣何則前者數千萬之金錢再出再入而吾民固未嘗覺也且當此六七年中軍興之費繁浩如彼都市間亦未聞有言制幣特乏者具貨轉泉其得之之易一如平日獨是戰事殷而懋遷之利資習厚由此而競於商業者多不列顛各口羃財廢著之家往往過於其力之所堪任而錢少難得之歎乃隨地聞矣無見貨以爲易然諾不見任於人貣者既艱於借貸貸者常難於索逋遂群然以謂金銀之見少豈眞金銀之少哉其具實力以與金銀爲易之人少也

總之近者七年之戰其爲費之不訾如此其由英而輦致外國者決非全用金銀泉幣之見財而必多運國中所產之貨物戰部之致金於遠方也大抵發商領兌商則受金出吡勒遠人以吡勒取金於其地之某商而商與商之相接也或前有交易貨物之事或兌金之後而以貨作抵故其眞由英而至遠所者皆貨而非金銀也就令英產之貨非彼所之所行銷亦不過爲事較紆以其貨先行於他國由他國易利銷之貨以致戰所則多一吡勒而已又不必致見財也蓋致利銷之貨則一轉移而贏

利從之徒運金銀有致寇之危而失經商之利智民所不爲也且出見財以求貨遠方者其利之生不生於購貨之時而生於售貨之後若運金銀以償前兌之所負既鮮回貨利爲從生故商者之代官領兌也必逆知有可轉之貨而後爲之而當戰事猝起之時往往貨出無所回者蓋其價於兌金時先受久矣時人且不知而訝之也

前謂國中所積金銀區爲三物然三物之外尚有周流於各商國之中而爲之公幣者則在鋌之金銀是已其爲物也通於諸商國之中猶制幣之通於一國制幣之多寡流趨視封內百貨之情以爲轉二鋌之多寡流趨視各國地產之情以爲轉二者皆以便懋遷幣用於民與民而鋌用於國與國故鋌者各國之公幣也本稘之戰事

其用鋌也必多當群雄並爭之時用鋌之情其多寡流趨與安平之日固有異而轉而趨於戰地者必多其爲芻粟衣糧之資所散而易者在當衝之國矣顧吾英每歲之所餉軍者無間爲鋌之多寡必以英之歲殖易而得之故極而求之英之所以能轉戰累年而不爲戰所困者終在國中之歲殖其地力人功之登成者矣歸與歲費

至爲浩繁。國之歲殖能濟此而不匱者。必至盛雄而後能。試舉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一稔計之。是年軍費糜者。蓋一千九百萬鎊。此決非私積區區者之所能濟也。即令國有最腴之金礦。其勢亦將不堪。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由美運進之金銀。當至盛之年。不逾六百萬鎊之數。此軍中四閱月之費也。他可知矣。

當戰之頃。貨之便於行遠易以餉軍者。莫如精緻之熟貨。以其物值多易挾而運費輕也。國產是貨多者。則其從事遠略也輕。每有兵事不解。歷時甚長。爲費甚廣。而國之見財不以見少。顧其貨常出而無所復。有者獨諸商之貨。非以資軍者也。國之餉軍。多由商兌。而商則以貨償所兌者。故其時工業最雄。其勤奮亦倍平時。蓋治貨行遠以償軍需。一也。治貨爲易。乃致他產。銷於國中。如平時相通之爲。二也。故每有兵戰。其勞師空國已極。而工業事勤利厚。或過平時。兵事既解。反嗟衰歇。其利若與國異道。國病而業休。國休而業病。觀於七年之戰。英國工業衰盛之情。將於吾言曉然。不待多所取證也。

案觀此可知近世兵事與古殊矣中國戰事常在九有之中喪亂薦臻殘民毀物而軍輿之費加賦乃給故有壯者盡於軍旅老弱困於轉輸之言蓋生民之災未有大於兵燹者也至近世各國戰爭往往起於國外以他人之國爲戰場若印度若土耳其若西班牙若南非洲盡如此矣而軍旅之費又濟貲應之故兵事方殷而國民不知所苦且豈徒不知所苦而已市廛利優猝致雄富者所在有之如往者南北美之戰工商諸業振振闐闐故其時人以謂國雖殘而民則利推原其故蓋師徒雲集所需食貨必倍平時求者既多供者自富而邱山之費倉卒求給皆舉國債爲之戰在境外自無累民之事究之兵費必有所出而出者終當在民是以禍難既平師徒分散不獨都市蕭寥而賦稅常亦加重此國病業休國休業病之象所由來也假使師征之費當桴鼓方鳴之日即出於閭閻加賦之中則農工商無一時之利其休病之勢與國乃同而必無國殘民利之謬論矣

用兵遠外而徒恃國之生貨以餉軍者其勢必不可以久支非曰生貨之無所易也

果其運致固亦可以濟兵食繼軍需特生貨多輸困而運費煩浩耳生貨者農之所產每歲之殖常視民數之多寡為之而其物又不可以驟擴使致於遠者忽然而多則止以贍其民者必忽然而不足惟工成熟貨可以免此民之所取給者常周其業而出者皆其業之所有餘也吾友休蒙大闢之論史事也嘗言之矣曰英先王經營遠方所不能久暴師於外而常中止者其軍需兵食之所出皆仰於農產與夫工業之劣粗者農產國中所必資不能多分以遠致也而工業之劣粗者其運費甚奢而所以及軍者儉故武功之不揚而遠略之不竟者其故不坐於無財坐工業精者未興故耳當彼之時圜法已立其以泉幣為易如今而其泉幣之多少必與國中懋遷之繁簡為比例者與今日之情無以異也且其比例之率必於今為鉅者以楮幣未行也夫國之通商無聞而工制淺淺者遇有大事其君欲斂鉅貲於民其勢必不可以猝辦也故如是之國其君莫不有聚斂之行不如此無以備非常濟大役也矧治之未隆貧主多而康君少歟據土分民之世國主之仰財也所以為一己之奉者寡

而所以爲群賤之養者多。然而養群賤者最入以爲出。其勢常處於有餘。奉一已者。
私欲無涯。其勢常鄰於不足。曷嘗觀於蠻貊之酋長大人乎。百十爲曹。莫不有藏寄
氈車之私畜。烏庫連戈利克種人之長。曰麻哲巴者。瑞典名王察理第十二之同盟
也。（麻哲巴者戈利克貴族孤兒。順治元年生於波蘭之下多利亞。長入波蘭王宮。
爲侍衛。與王妃通。事覺。縛麻哲巴於野馬之背。將磔之。而馬逸負麻哲巴入烏庫連
山林中。遇種人。脫其縶。立之爲酋。康熙二十六年。俄皇大彼得立之爲烏庫連貝子
絕愛重之。顧麻哲巴欲自立不附大彼得。則陰與波蘭之思但尼斯拉泊瑞典王察
理爲聯約拒俄。俄人圍麻哲巴於巴圖林。敗走瑞典。從察理與俄戰於布魯圖哇。復
走瑞典之賓特爾。康熙四十八年。發憤仰藥死）其私府之積。號甲東歐。仰而嗣之。
則法之墨諾文種王。（唐天寶已前王法）英之撒遜種王。洎諾曼種王之前數代。
大抵皆富積聚。當是時無關篡竊與傳繼。其嗣王皆以在有前人府庫。爲立業苑固
之始基。自工商業昌。文明驟啓。而邦君乃不以斂富爲要義。蓋即有大事取財於民

無難而其事可廢也且輓近世王其求財之用意又與古殊民生優樂古者樸儉之風降微官府之費日益華奢其勢不惟爲積之不能且日形其不足輟設險治兵之資以從事於苑囿居養之樂者有之矣昔者德師果達遊波斯歸而著論曰吾見其國之麗都而不見其强果也吾見其民之多奴隸而罕聞其勝兵也此以云今歐洲數國之形殆近之矣

案所言當以貨之精粗爲判不當以農工之產爲分也在作者之意固亦言其大凡然有漏義農之所產固有貴重之物而礦產金銀又無論已道咸間英人犯華鴉片乃餉軍之大宗不可謂鴉片非農產類也英國當元明間羊毛爲出口重貨義都活第三恃之以與法搆他若美之棉花菸葉乃所用抵軍興國債者而吾國之茶絲羊毛在國家皆爲要貨他日所以將償國債者此其大物也而主持度支大臣與外省之疆吏茶聽其雜蠶聽其疫毫末不加人力一任於天事之自爲此則重可歎惋者矣

故國有通商而徒以歛進金銀者則通商之利亦隘矣夫曰通商以歛進金銀爲利者其說已非曰通商專爲歛進金銀而起者其說尤悖然則二國通商其利果安在乎曰大利有三一曰出有餘一曰濟不足夫一國地力民功之所產而至於有餘者物雖供而莫之求也故有餘則無利通商者致有餘之產於方求之國而鬻其最貴也物有其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則生蹙而事或不周通商者致他所易供之貨以濟吾土所不足而買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間而利並起通商之行於國與國猶市易之行於民與民其理豈二致哉昔者以銷場之隘而分功之局雖有而未周也自通商行而分功之微至精專各臻其極而爲之乃愈疾矣且有餘者皆有所銷而貨不至於賤滯生者得此之勸功而愈衆由是而蕃殖增亦由是而國財廣濬其源而暢其流而財之生乃以無量通商之實利如此此凡通之國所公享者而大利則在經商者之所居何則此出有餘濟不足之事彼之納處用於本國者深而施於異國者淺故也至於歛進金銀之爲使其國無礦通商之興固足以致之然

其利乃所旁收而非正業方之前二至不足道使通商專爲金銀而設一船百艘之中所載者雖不滿一船可也

人皆知亞美利加通而歐羅巴富矣然美所以富歐者非金銀也美誠多金銀之礦而特肥顧其礦之多且肥者其大效不過使吾洲二金之日賤穀以穀爲之程則擭粟以易盤盂今之所費者僅得十五稘中所費者參之一已耳吾歐民終歲之勤動如初其所得之金銀乃三倍於古昔夫一貨之價使其降賤也參前之一則不獨有力者之取是將三倍於其初而力足中求之家亦將緣其賤而發業則其數雖十倍二十倍於前可也故令通商之事從同歐洲金銀器皿之多以美礦故亦二十倍三十倍於無礦之日然則美礦之便於歐民誠無疑然其便至於如是而止而亦有不便生其中焉何則以金銀之降賤於易中之德有損故也所購之物均而所攜之金加重往之一古洛而可者乃今一先令而後得之此之不便與前之便者皆微而進退略相抵故金銀二者出礦之少多於歐洲之民生不能有大變異也雖然謂美洲

之發產無關於歐洲之世變可謂美洲之開通無關於歐之世變不可蓋美之新通爲歐產開無窮之銷市由是而分功密亦由是而民力齊收發疾發巧之效於不自知向使美洲不通則歐市廣狹長此終古而有餘之貨無所銷旋生業如故而民氣不新其效不僅民之不富已也惟巧疾並臻故各國之物產皆進斯其民貧富各力務而氣舒當是之時不獨歐貨之於美民爲所新見也即美產之入歐市亦皆創獲也開亘古未通之商局其事因當爲彼此交發之新機不幸貪人敗類吾歐民之厥其地者恣其强暴摧殺之凶威而美之種人始告病已

自亞美利加之通而歐洲之商場廣而自得非洲好望角海綱東繞以抵印度而歐洲之商場尤廣一歐人航海尋通新地莫盛於前明成化宏治之間而大抵皆波陀噶爾西班牙二國之民而波陀噶爾爲尤著其由歐洲航海通中國者亦波陀噶爾最先此中國人所以獨稱其國爲大西洋而澳門爲最舊之租界也蓋其時波西與義大里諸國天算獨精善揆測經緯而海圖之民又擅製舟之技故也如美之通則

始於科侖波科本稱奴亞民仕於波陀喝爾者常謂欲通印度不必繞非洲南極地既員體但西向長駛自能終達以此策干英法政府求其資助皆不應久之西班牙后伊薩自信其術脫釵珥重寶資以三舶於宏治五年立秋前六日西駛其年寒露後三日抵墨西哥灣之海梯島則自以為已達東球此西印度之名所由昉也又印度通歐之海道則始於波陀喝爾海將名花思戈者先是波陀喝爾人已得好望角至宏治十年花思戈遡航東繞閱十數月而抵印度西偏之喝里谷蓋其事方之科侖波為尤難至正德三年阿布葛吠為彼駐印大臣而邁剌甲為所并阿布葛吠為其王所遣者剌死舟中繼其位者本其遺策而求通中國及日本嘉靖際遂開波陀喝爾人𡵢之澳門云（一）蓋美多草昧之國其治化略有可言者獨墨西哥秘魯二國而已自西班牙入至而一一者皆殘而不可復而若溫都斯坦若支那若日本若支那已南各國大抵皆數千年建國雖其中無肥饒若秘魯墨西哥者而其民之富樂其野之關治制作工商之業皆非一二國所可幾自古化國通商其相易之物必多其所

收之利必大過於淺化者順自通以還昔歐所收遠東之利益若轉不逮所收於亞美利加者則其利有或過之者矣波陀噶爾人壟斷印度商利者殆百餘年餘國之貨之去來大抵皆波陀噶爾人為之中儈厥利初誠荷蘭諸商欲分其利則創為大東公司以統之繼而英法瑞典丹馬諸國皆有公司之立利出一門而非大通之交易而美洲商業則盡人可為不受公司之專權收利微矣此其由來夫大東諸公司所獨享之利權其獨蒙外國王官之保護由此而致不貲之財實為未沾其利者之所深嫉以其歲輸遠東之銀無算遂紛言其業有害於國家乞禁止於是公司應之曰公司之致貨東方誠非以銀不可銀之注於東方者實多然自通商公司之立每歲各國收利皆優於初然則公司所為或有損於歐州之全局而於各公司本國皆固莫大之利源也其詆之不通如此蓋諸禁之家與公司之人皆狃於時俗之見以銀多為利國銀日流於東方統其效之見於歐洲者盤盂或以稍貴而銅幣之用不至過輕前為微害後為小利要之二者於國計皆不足道也自遠東既通百貨暢

流歐洲各國之富固宜大加而其利不逮如今日之所收者則國家沮勸之政非也

夫民生言語之間以財與錢爲同物久矣名同而其物實不同此誤解之所由生世俗之見所由錮且習之既久欲區以別其勢誠難或深知俗說之非矣而言論爭辨之頃有不自知而謬迷者言計之士皆以務聚斂謹漏卮二者爲不易之財政國無金銀之礦則必務聚斂必謹漏卮必審於進出之差使鄰貨之來必劣於已貨之出而後已則爲之政令焉塞外國之進貨獎本國之外輸以斯二者爲理財之大經蓋商宗計學之家能違之者寡矣

其塞外國進貨之政二一凡外國之貨來銷國中而與本國之貨爭銷者不問何國皆沮抑之使勿暢流二凡與其國通商而進出差爲負者不問何貨皆沮抑之使漸相抵而其所以沮抑之爲又不出於二術征以重稅一也閉關勿納二也

其獎本國外輸之政四還稅一也予獎二也立專約三也開滿屬四也其爲還稅者二一本國之貨征抽已納至於出口則舉其所已征者之全若半以還商者又外國之

貨力入國而征之及其更出則還其所已征之全若半以遺商者其爲予獎亦一端貨之製造方始利入不宏而主計者以爲利國則獎之又他種業之所登必外輸多而後國利者則亦獎之其立專約者與所通之國爲專條利過於餘國所沾享者若弛關若減榷皆此類矣其開藩屬者遠方步口爲一國所特開若航海所尋得或兵力所侵取則其國之民凡貨與商皆享專權之專利抑使其利優於餘國之商

此其所以塞外國進貨之政二而所以獎本國外輸之政四統此六術皆以謀漏巵而使進出之差常爲正而在己之道也蓋以謂進出之差正則漏巵塞漏巵塞則國之金銀不可勝用國之金銀不可勝用則富國之道盡矣此其策之爲長爲短爲巧爲拙余將各以一篇言之姑不言其聚致金銀之多寡但計其效於一國歲殖之何若蓋國之富貧民之苦樂必視歲殖之食歉使歲殖降多而國不富民不樂者蓋未之有歲殖世減則雖廣積重貲吾未見其物之可長保也

篇二

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

自國家於外來爭銷之產立關禁而加重征而本國致登此產之民遂獨專其市利矣今如禁生口鹽肉之入國則膎膞豕肉之利牧者專之歲遇中穰入口粟麥之征綦重其效幾與禁入者等則穀食之利農者專之其他如禁外國氈罽之入則羽毛之業壟斷焉吾英絲織之業向取其材於外者也而近者亦許其專利麻枲之業尙未有此則方出大力以求之下此欲禁外來而壟市利者國中之業方多而國家或為之立禁或為之加征凡以助民興業之意也此非終於關征之故者有欲舉其貨物之名而不能盡者矣

夫謂專利之業國財民力常勸趨之此誠無疑獨爾政如是國民之業將皆蕃大與否而國家輔相民力當因任自然使趨於最宜之業乎抑不本自然矯以人力使畸重輕之為愈乎則其理稍微非常資所能盡矣

理之最明莫若民功視母財為廣狹蓋功必有所養故言一國之民功計母財可以

得其概未有能過所養以爲多者一人發業其中所用之備指必以其母之少多爲比例則一群一國之中率作興事勞民之數亦以其全母爲比例而無從獨多明矣是故爲國理財其中生者之衆寡非政令沮勸之所能爲也開其爲此閉其爲彼則政令沮勸之所能爲也雖然所開者未必利而閉者未必害也則莫若任民之自趨今夫廢著鬻財無間商工之業必竭力盡慮以出最利之塗以爲最勝之業者有識莫不同也方其爲是意非以爲群也取適己事而已矣然惟各適己事而群之事大利各遂其私而公利存焉故曰任民自趨則最利之塗出最勝之業興此治國者所以不勞而財生也

約以言之其故有二一役財者常以鄉國爲便而以遠外爲危但使贏率不相懸殊必舍遠擇近而以爲國中之商業如是則其財之所鼓養者皆本國之民功矣境外之貿易不若中外之貿易中外之貿易又不若國中之貿易治業者之情常如是蓋爲國中之貿易其所斥之母財常在目前易以加察不若境外者之遠而難稽業近

則其母財所託之人云爲勤作皆可周知即不幸蒙欺至與訟獄本國刑憲又所諳習而其財易以復此其所以利也至境外貿易其母財常分於二邦地以遠而難知事以懸而難理所與託付經紀之人其情常不可信今有安蒙斯他丹商用其母財以致若匿斯勃之穀麥於力斯彭又致力斯彭之酒果於若匿斯勃此正所謂指商之業也則其母必中分於力苦二地之間而於安蒙本邑無所用也故如是之商恆於力苦二地擇一而居其止於安蒙者必有所不得已者也然以其地之遠而難知事之懸而難理也則其情常欲移遠就近凡力苦二地往來之貨苟無所失利必使之多經安蒙雖緣是而有車舟起卸之益費關梁譏征之加煩所不恤也要以使母財之用近而易稽已耳是故指商盛者其地若倉庾然常爲百貨之所歸治其業者又常喜於就近求銷以省後出之費由是前所謂境外貿易者乃漸轉而爲中外之貿易而中外之貿易亦漸轉而爲國中之貿易則總而論之商之爲業也以其所居之地爲圜中其所斥之母財經營雖廣常內拱而輻湊之繞樞而流有離而遠去者

其偶而非其常也夫同一母財之用以利國與民言境外之貿易不若中外之貿易中外之貿易不如國中之貿易而民之自擇又樂近業而憚遠圖如此則爲國理財者聽商者之自趨而其國已利矣

二發貯逐利之家旣贍民功矣則其功之出利必求其最多又常情也夫施巧成物之事被其力於五材而交易之價以起故贍功者贏利之厚薄視被力者增價之多寡出財贍功之求贏不厭其厚被力成物之增價亦惟其多然則任工者之自趨而民之所治者又皆最勝之業矣

今夫一國歲殖之多寡視其地力民功所歲登者易權之大小今者一國之商之役財也旣樂近業而憚遠圖而工之贍功成物者所增價又必求其最多如是則民之所爲皆擴充一國歲殖之事矣必謂彼以公利爲則知其有益國之效而後爲之者是又不然彼之舍遠而事近者求己財之勿失耳彼之務厚而不爲薄者求所贏之日多耳彼之所各恤者皆己私而國與之爲遂享其大利且國之利皆以彼之各恤

其私而或損哉。惟民也其私而國以利。其利國乃爲實資。於誦言利國者之所爲。彼誦言利國者。吾見其人聞其語矣。於國固未嘗利。且以彼之不私而國以病者有之矣。

吾方役財以求利。必操何業。必成何貨。而後吾之贏得乃最多。此惟當局而承其利害者。其謀爲最詳。斷非居民上操政柄者之所能及也。今乃民役私財。不任自謀。而執政者爲之代擇所宜。此不特教之以其所不講。且不恤其事本非他人所宜與聞。且非國家所宜問也。夫商業之事。消息至微。舍當局者之自圖。將委之獨斷（謂執政者）一委之衆謀（謂議院之衆）而皆誤。彼不講而教者。固自命精能。而宜爲國民前導者也。不知此不講而教者。其愚且妄乃尤至。而僭人之事乃尤烈也。

夫曰代擇所宜。不講而教者。非必執衆商之家。而强語之以所宜忌也。張之教條。予以專利。使國中所銷售之某貨。所庸用之某藝。必其民之所自供者而後可。此則與民役其財。而上教之以必從何道者異。而實未嘗異也。夫欲國中所銷售庸用必其

民所自供者此其律令條教非無益必有損矣何則使本國所產其廉善與外來者埒則是無益也若不及是有損也吾聞田舍翁之教子也曰自製費而別購廉者必購而勿製冠者不自爲履必購於業履者履者不自爲冠必購於業冠者耕者不冠亦不履而各求於業者之家此非拙於計利也知利莫若各勤其所獨擅有所求則需易而勿自爲以其費時而損利也家而如此國胡不然家有專業而國有專產夫使外國供之而廉國中自供之而貴則物非吾地利民巧之所獨擅者明矣則與其自供何若出吾所專產者相與爲易之爲得乎今夫一國民功之盛衰獨與所斥之母財有比例耳不以有所外易而或減也詎所與易之功而不事者固將以事吾所最宜者也最宜云者同以一日一人之力爲此其被功成物之値較之於爲彼將有贏也且國所最宜於何而見之乎知不在於向所易者以自供之貴於外求也自供既貴於外求則任民自趨彼將必出於爲易其所易之功力必節於自供之功力其取易之價必廉於自供之價一交易而利生焉乃向之出令者必使之自供是使民

業必舍所宜而爲其所不宜。是使歲殖之易權不加多而見少。號曰富民。直背馳耳。

或謂國於各種製造。其始固未必皆能。惟民不求於外而自供之。久之以習。將自供者未必不廉於外求也。夫始不能而今能。則禁進口予專利爲之耳。安見其令之皆無益而有損乎。曰是不然。夫謂禁外易而民習自製。一事也。謂民習自製而歲殖加多。國以進富。又一事也。爲前說者是。爲後說者非也。蓋歲殖以所鼓之民功爲比例。民功以所斥之母財爲比例。而母財又以民歲入之有餘而積者爲比例也。方其禁令之行也。歲殖必以坐寡。而民之歲入不舒。歲入不舒。未見其能有餘而積也。無所積。故母財不增。母財不增。故民功不進。民功不進。故歲殖無所加多。而國無由以進富。此禁外易者之終效也。是故欲民財之有餘而積者。必聽用財求利者之自便。此斷然可知者也。故雖不禁進口。不予專利。而所求之某貨。緣是永永不能自供。其國未嘗因之以貧也。蓋國之母財。用者常有此數。聽民自便其所趨之業。將必爲其所獨擅。所得之利。必期於至多。而歲殖母財。皆緣是而交進焉。

夫土宜民業之不同其相懸絕有萬萬不可以人力爭者今如葡萄之爲酒雖以蘇格蘭之寒瘠使必爲之則爲燠室爲暘房亦可以出美實爲佳釀而無如其價之三十倍於南來者何也今使當國者欲吾民自爲此酒而禁布根地與加拉勒（一二酒名）之外來其事爲愚乎爲智乎誠使其事爲愚則三十倍其已甚者耳即至三倍或百而增三或千而增三凡如是者皆與愚爲同事何則多寡不同其損利均也國各有所獨擅得諸天者爲土宜得諸人者爲民巧置其所擅而爲其所不擅無所與易不得已而爲之猶可說也有與易乃禁之以自爲損利之事以此課國導民智出城市小民下矣

拒外貨而尊內市工商之民尤欲之其利對業則有限也今使禁牛羊之入國而加外至之穀麥以重稅此在中穰之年亦與禁人等矣然而耕牧之民未必利也蓋熟貨之轉運輕而糶者所費尤微非牲畜穀食所可比故通商之業熟貨爲多贏率稍優即可占銷土產獨至生貨非甚厚之利不能今使國家悉弛熟貨入國之禁而平

椎之則本國製造之家必爲所病甚至僨仆未可知也至於生貨野業所登雖稍禁宏開恣其外至吾之耕牧無恙可也

案國家雖拒外來之貨而使本國工商得專內市然非工商之家數爲限制則猶無益也蓋使國人得以競操其業則斥母以治者其人必多而贏率日下且以競利者之衆多其贏率不及通行之率者有之惟此等專市保商之法終不足以獲利故英國當議去穀法（凡條令賞罰爲穀積而立者謂之穀法）爲自由商政之時工商之家人無異議而樂守產者轉在田主農人蓋其情與工商異也

牲畜入關禁雖盡弛至者終不能多而無由與吾牧競利百貨皆便於舟漕獨生口不然生口陸行自致者也海運則不獨生口有餓而芻豆水飲皆長費者矣不列顛之與愛爾蘭相望一衽海耳故其生口至英無難然即使牛羊永遠弛禁吾知其於英之牧利猶無損英蘇西偏傍海之地皆牧場愛之牲畜至其地莫售須更東逾大野乃得市此甚大之費也畜之肥者不任長驅其遠必其瘦者如此則所侵非畜飼

塡肥者之業，而在孳乳𤡩息者之家，若瘦者之饑，因多而廢於芻飼塡肥者無損而反利，故耳。然觀於弛禁之後，變之牲畜，來者無多，而市中瘦牲仍售善價，可知即孳乳𤡩息者，亦未嘗受其損矣。昔蘇格蘭牛羊出口，小民緣此大譁，群欲沮之，然使其利果厚，而為國之所不禁者，小民雖欲譁沮，固不能也。

夫牧業既分孳乳芻飼而為二，為芻飼者，必已墾滋沃之場，而孳乳之事，雖斥鹵未闢，猶可用也。故國中瘠牲價高，能使未闢之壤，收利不薄。此無異懸重賞以沮治闢英國之田野。其闢者，以納外至之瘠牲，以芻飼而不自孳乳為利。今荷蘭民所為，正如此。吾英之蘇格蘭、衛勒斯及那丹白狠諸山部，瘠确天然孳乳之地也。使國中戶口日蕃，財富日溢，瘠地孳乳之利，將亦不貲。當是時而弛牛羊入口之禁者，於此等業所傷實多，而通國之民，則免於肉食奇貴之苦。肉食奇貴者，無異取國中膏腴田野而偏加地租也。

醃肉進口不禁，於國中牧業尤無損。醃肉轉困難致，其材常較鮮者為劣，以醃漬加

豐之故其價不能甚廉勢不能與本產之鮮肉爭市所爭者特本產醃肉而已醃肉之用海艄走道遠者不得已儲之至於民間之賸膳將備資之者少矣近事愛爾蘭醃肉至者不禁爲數甚微則知其利之薄而操牧業者不必遽見侵矣即至穀麥雖盡弛入口之禁於吾農必無大損又可知也穀麥以比屠肉其占位尤多占位多則運費大設每磅之麥值一便士其貴賤與乾肉之磅四便士者相當下稔告饑之歲穀麥外至者尚且無多則可知其利之薄而弛禁之不必病農矣嘗考吾英進口穀麥通數年而取其經數歲不過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括打劣通國每歲民食五百七十一分之一國家每逢穰歲則懸賞以獎外輸由此穰歲之出者多屈伸相報則每逢凶荒入者亦以稍溢向使爲政者因任自然將糶糴之數皆減截有餘補不足國中之穀豐歉相劑矣惟制穀之商其業以穀之出入日煩爲利出穀之農固不樂也使國家一旦撤外輸之獎弛入口之禁更取一切穀法而悉去之受其損者將在穀商牙儈而不在田主與農人故樂守穀法而無變者非農也商也

案穀法爲英倫大政。自前明正統元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此上下四百有六年之間。所有事於救荒相農。遏客伸主。穀而外糴。款而內糶。其條令科征。至繁富書矣。而於其民。實無所利而未嘗無損也。斯密氏原富之書。共分五部。其第四部。大抵論此。自其說出。議政之家什九主除穀法矣。而富民有務於近無見於遠。議卒不行。至道光十九年。戈布登卜來德等。諸商立闢穀法會於孟哲沙廠刊。計學倡議諸書頒於鄉塾。而衆議洶洶。直至道光二十六年。英相皮勒魯勃當國。始大減入穀之権。越三年而大通商法（亦譯無遮通商自由商政）行。穀出入皆無稅矣。英穀法之始末如此。雖富強之進有階。必先不可謂非斯密氏是書力也。所可異者。斯密氏此謂穀法果變。將所損在商而於耕牧之民無害。然則業守穀法而無變者。宜在商而不在農矣。顧當拿破侖喋血歐羅。以至竄身孤島。民獲息肩之後。其同業合力務去穀法。與他保商之政者。皆工商邑業之民。而農牧之業轉出死力以與新政爲難。甚至穀法既廢十餘年。以歐洲牛疫之故。英國閉關。畜牧者收嗇

得之利於此時倘有欲復其令者則又何耶夫大通商法行之久遠必利於國誠無可疑獨至近小之端則其理亦有時而不驗田野鄉僻之夫服守先疇見聞褊狹其計利廣遠與時推移不及操邑業者固其所也

又案英國當乾隆間如斯密氏言其進口穀食僅二萬三千括打有奇抵其民食五百餘分之一耳至光緒丙子丁丑間其進務以括打計者二十六兆而當其民食之半或三之一蓋中歷七千八百萬石矣百餘年進盛之實如此此豈可以尋常計數進退論哉計學家以謂此不僅國加富庶之所爲而亦舟車利通轉運徑捷之故然舟車之所以利通汽舟鐵軌爲用一也漕渠廣開二也舟製日精三也海圖日衍測驗日精四也歸極言之則大抵皆由於學術此天算格致開物成務之功有必不可誣者矣且其民食出於外國者之多至於半本國之所產而土著之農未常病且樂利之滋以見斯密氏之論之不刊也

所貴夫耕牧之民者散處易而無壟斷專利之私製造工廠聞同業者開廠立肆

相去百里之遙輒惴惴然恐其妨已如荷蘭亞伯威毯業欲國家著令不許人於三十乘格之內更設毯廠是已惟農家田民則不然不獨於都封樹畜之業無所媢嫉也且樂觀其隴畝之治關耕作之勤劬業異工商無所隱秘果有可資利賴之農術則樂與同畔共井者公而用之此羅馬農家嘉鐸所前言者矣且如是之民常散處國中聯合壟斷之事不獨不爲即爲之其勢亦不便彼工商之業同城共居業約工聯因之並起凡爲專利而有事者耳故皆謂禁人專市之政必起於工商而農民從而傚之其致麗樂易不私利已之風遂發以徵順不念其業與工商大異宏獎廣納使四方之貨至焉方爲其業之利奈何從而尤效之耶

國禁牲穀外來名曰衛農其實非也徒使其國之戶口生業限於本土所生所養者而已故沮外產之通流其終常以自屈雖然有二端焉行之而其國以利

一所保護之業之盛衰有關於其國之強弱今如吾英國勢之振需邊防之疏密視習海之民與夫船舶之多寡則航海之業所必爭者也故其海運條例也亦本此意

而使本國之水手舟航在在有專利之益於外人則設爲政法以困苦抑絀之蓋所爭者不徒商利而已海運條例其目如下一凡船舶其業主船主非英國人抑其船之水手舵工英產者不及四分之三則不得於英之沿海運載人貨亦不得來往於英國英屬之間犯者船貨沒官二凡運土貨如穀麥木料及某某物至英口者照第一條例其用出貨之國船舶者稅加倍方准進口其以他國船舶運載者船貨皆沒官（自注荷蘭人走海爲梢商者最衆此例行其船不能入英口矣）三凡運貨如穀麥及某某物必自本產國運英其出他國轉運而至者無論用何國船舶船貨皆沒官（自注此條亦對荷蘭而設蓋當時荷爲歐洲都會百貨多先聚其地而後通四方此例行而荷蘭失屯居之利矣）四凡乾魚及鯨鬚鯨油若他魚膘不由英船捕獲曬製者其進口稅加倍（自注當是時荷蘭漁業甲歐洲此例行其貨至英者無所利）凡此皆以力爭海運之利者也此例之立始於戈洛孥爾護國時所謂長議院者議行之（議院之制其聚散皆以王命此時國無王議院聚而不散故號長

也）蓋先是英荷交惡自此例行不久而二國遂戰由今觀之例意固不必本於計利亦非由於國強特交惡之深而後出此然其有益於固圉之國雖智者之慮無以過此當是時能與英爭海權者獨荷蘭耳使其船舶降少走海民稀固吾英之上計也

荷自便商富民之旨而觀之則前例爲無當夫國與國之爲通商也其理猶民與民之爲市大抵販賤賣貴取於最廉之家而與於極之高價已耳最廉極高者擇於衆多之謂也故關梁大通而後貨之能來者無不來能來者無不來則擇其最廉也易且來者既以商爲業矣彼非徒鬻其貨已也來爲鬻者則去爲販者故欲吾國產之價極高必販者之衆而後可販者衆必來鬻者衆來鬻者衆必關市之大通然則販賤賣貴之事皆必俟國無苛政而後能之今海運條例之立也外國之船其來爲吾英通貨者或賜禁之或陰沮之彼既已困矣而徒免出口數宗之稅以勸其通不知彼來者既無可售則其去也亦不能購必使虛來而實往彼之來貨又烏從出乎故

通商之事屈伸相酬吾既爲之令使其來者寡矣則必至之效將亦販往者稀來貨寡而販往稀則販賤賣貴之事適得其反何則所與通者寡而爲貿者微也故曰以便商富國爲期則其例爲無當也雖然自固其圉又謀國之大事也其重過於便商而富民故海運條例者終爲老成謀國之事吾英海政其以此爲最良者矣

案斯密氏之論海運條例也可謂自信不篤者矣何其言之多遷反耶故後之計學家羅哲斯曰斯密之於海運條例而不爲抵駁也殆對於當時之議而謙讓不發耳以本書之例言之則境外榷商之衆民自計其贏失而避趨之必非政令之所能沮勸也海運條例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盡廢而其後海船且日多習海之民亦日衆未聞坐是以加少而英之海權以致微也且當戈洛華爾之行此令也荷蘭之海權甚張又未嘗受其踣也則吾不知所謂海運條例者果何所用也往者當斯密氏時英國家常令錄厭軍官率數十百水勇號厭使隊遊行市中邀募人走海或往印度民於是始視海爲畏途此其有損於英之海權過於竟廢海運

條例遠矣彼坐堂皇而議者所見不逾庭陛間遇一弊不籌其遠因施一救弊之政亦不思其遠果故其所得乃無往不反其所期其病國之尤將斥之而不暇奈之何設淫辭而助之張目耶

二進口貨與國中所產同物本產有稅則進口者亦宜加稅庶不使本產之稅獨重而受損也今使進口與本產者稅均則爲天下至平之政蓋本產於國中之市無所槩斷則民之役財展力不至於偏趨進口之貨同於有稅則民之欲爲此業者不至於裹足故均稅之餘內外二產平均爲競不異其初但英國政府常法凡本產有稅而外至物同欲以平民氣之礙且杜抑主扶客之謗則於進口者稍加重征過於本產由是平均爲競自由通商之勢稍稍偏矣

顧或議曰欲持本產與進口二者商業之平其應行加征之進口貨宜不止於同物者而後得之如一國於民生必用之物如衣食之屬既稅之矣則進口貨之應征者宜不止於布帛菽粟之屬必於凡進口者無不加征而後爲平蓋既征民用之所必

需則衣食貴衣食貴則民功貴民功貴則國產之出於民功者無不貴故征民用所必需者其效與無物不征等耳何則一切國產固民力之所普存也故欲持本產與進口二者商業之平而不使之爲所偏勝宜於進口之貨物加征夫而後乃得其平也

然所謂民用必需之物者亦自有次第焉今如鹽如糖如皮革如膏蠟亦民用所不可一日無者也而吾國皋征之由此而民功果加貴歟且以民功之貴凡民力所產者將緣之而皆貴歟是難言也獨物之緣此而貴與夫緣本業加征而貴者其異有二物以本業加征而貴者其所加之多寡所及之廣狹皆然可計者也由民功貴而皆貴者所加之多寡所及之廣狹渾然不可知者也其所貴之度數既不可知則於進口之貨所應加之征權又烏從而定之此其難一也國之賦稅加於民生之所必需者其效猶天時之隔幷地利之瘠磽蓋由此而衣食艱難待勤力厚費而後出也今使國有天災地產劣薄於此之時爲之治者固不如行寬大之政聽民之各擇其

所宜假使設為條教必限民之財力用其為此禁其不為彼則人將皆以為病矣夫加稅以抑進口之貨者無異設為條教限民財力用其為此禁其為彼也而用之於財稅已重衣食寡難之國則雖有天人之異而其為妄等耳行寬大之政與民自擇其所宜則國之賦稅雖重民猶能各騁心思各勞手足以求資利之最優者以自救乃今以本國衣食之既貴反重征外來之貨必使之無物能廉則是既征於其前矣又從而征之於其後夫議者之意固將以扶民而善國也由以是術道不如其已耳此其難二也

夫如是之稅之殃民與地之斥鹵天之積寒同其效乃往往見於土壤膏腴民力勤奮之國者非如是之國則弗熾也猶夫縱欲戕生飲食無節而其人猶可以視息生存者其天秉必獨厚者也賦斂刻深百產臨絕而其國猶可以屹立不顛者亦以天形民材有獨優已歐洲諸國困於無藝之賦者荷蘭為獨深而以形勢之便民力之勤至今猶足為善國富於餘邦乃議者昧然轉舉之以證其政制之善夫亦可謂值

己。

前謂沮抑外產。不許通流國中。獨有二端。其國以利。既詳論矣。此外尚有一事。其舉措宜爲之審慎者。如既縱外產入國銷售。宜如何以立限制。一也。外產業經禁沮。宜如何而後可任復售。二也。

所謂縱外產入國銷售。宜如何以立限制者。譬如彼於吾國之貨。禁沮勿納。或加重榷。則以報復之理言之。雖於彼貨至者。亦拒勿納。或加重榷困之。未爲不直也。故各國其貨爲他邦所沮抑者。未嘗不亦取他邦之貨而沮抑之。法國計學家最持保護本國工商之議者也。故凡外貨入法。與其本產爭銷。莫不閉關或加重稅困之。哥爾物主法財政數十年。常以此爲要策。哥幹局識量。顯映一時。而不免爲此者。蓋爲工商大戶邪說詖辭之所熒。工商大戶以專利爲本謀者也。至今法國通人議其秕事。則皆以哥所爲爲無益而自困者。以云利國。偏其反矣。其一千六百六十七年所頒稅則。外產入法。十八九皆加重稅。荷蘭以爲言。哥弗聽。至一千六百七十一年。荷蘭

亦禁法來諸酒不得停由是而有次年之戰爭商利也越六戰而荷法兩國平定條約於荷之尚梅律法於荷貨稅尤減縱荷則能法酒之禁焉當是時英法亦交取所往來貨困抑之而法實先發兩國相齮齕久至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英禁伏閩德所來之偏諸（俗名洋花邊以麻織者）伏屬西班牙故西班牙亦禁英之氈罽以相報一千七百年二國始平乃各弛禁由此觀之報復之事特出於一時憤好之私誠使統前後之損益而通籌之則知如是之政有非知計者所宜出矣夫使彼禁吾貨之去而吾亦從而禁彼貨之來彼病吾禁而欲其弛也則將取彼禁而弛之轉以誘吾之開彼則吾往者之尤效特有爲而爲之雖外貨告絕而土貨暫賤國中之民因以弗便顧所復之外市其利實久遠而大過於緣禁而暫失者則向之彼禁而吾亦禁誰曰不宜然彼禁而吾禁之彼禁而不爲吾變者恆有之矣夫察吾之所相報而前知其足以致人者守經之家由其常道其慮不足以及此也慮之及此惟行權者能之機巧夸詐其籌策常主於一時之事變而不主故常是以其識多中今使審於

彼此之情而知吾雖報之以其所爲而彼將必不爲吾變而彼貨之至者又實爲吾國所利資果如是而禁之則是重自困而助敵爲虐者矣彼禁吾一二貨損者不過吾二三業之民而彼貨至者則吾通國所共需於此而禁之於前損之一二業固無補而因報復之爲乃自致通國之民於不便而損利以是爲計可謂智乎且彼禁吾貨恆止於數端不必盡所往者也而吾之報彼而務盡創之也則必大過於其數不急發病敝吾非不知以是之爲吾國之工若傭以其貨與爭售也將必有數業蒙暫得其厚利而無如此所利者固非彼前禁之所損者也且以吾報復之故損與未損之民皆以外貨之莫來而用本產之貴貨是故名曰報人而其實與加通國無名之賦等耳於被損之業固無補而於用貨之民有大征

所謂外產業經禁沮宜如何而後可任復售者蓋外產既經禁沮民之業此者其得利自殷以其利殷而業此者日益衆設一旦前禁驟弛外貨集而與之爭銷其業必緣此以失利閉歇而工傭業此者亦緣是失業爲遊民其數既多甚可閔念故於此

而上欲有所更張非審慮善處而出之以漸不可也此不僅以遏亂萌亦仁政之所宜出者也議者之言如此夫既禁外產以杜爭銷則此禁未弛之先國中業者其利自厚以其利厚作者之民日多至於禁令既除或重榷之絕減外產至者必加於前爭而失利故其業必僨而民之失業遊閒者必多此其所言皆無疑義顧自我觀之議者所慮固當矣而稍嫌其過蓋其事不至於甚棘者有二故焉

一吾英製造之貨凡不待官獎而外輸者其產決非外邦所能爭利也故雖海禁大開無虞利減蓋其貨既不待獎而常可外輸則其物之售於外市雖不必廉於異邦之所產其不能加貴明矣在外邦不加貴其在本國必廉過之何畏外產之競其市利乎固亦有紈袴之子喜新逐異之夫雖土貨之於外產工善而價廉終不以此而易彼顧此非人情而常居最少之數則外產於土貨雖遇弛禁不能害也吾英罽毳皮革至於冶鐵諸業其所養民功至多其成貨皆不待官獎而常銷於大陸諸國者其工善價廉乃本於地利民巧之自然而斷非餘國所可及故耳乃今謂此屬之工

將以海禁忽弛失其利者吾不信也海禁弛而土貨受其敝者其在英之絲業乎絲業而外則困者將在麻枲之功然不若絲業之已甚也

案斯密氏之言後皆大驗其始法國各種絲貨入英者皆百征十五名以保護本英絲業然卒不盛至咸豐十一年平稅英之絲業遂廢蓋國之天時地利皆不利蠶桑而水性風日亦不宜於烘染之事强而為之亦終以無利也

二國家政令有所變置之初固不能於民無少損故謂海禁盡弛外貨入口不加重征吾民業非其土宜者將以失利此篤論也顧必謂失業之民無業可改必至於飢其說已不必信更謂失業者衆將兆亂前則尤不必然之說也往者吾歐兵戰皆休海陸諸軍撤者逾於十萬此輩國中至大工業其中備作之衆必不及之遊閒失所固不待言然未聞其衆之終於無業而凍餒也海軍之衆漸為商舶所收　而陸卒亦各求生涯雜居熙穰之中不復可見夫此十萬之夫以執兵犯難殺人致死為業者也當其臨敵虔劉刲掠日日行之以如是之人其暫時失所者至於十萬然未聞

都邑蕭然而民氣稍或不靖也游閒之業不見以之增多雜作之備求將以之降賤此特近事猶在人耳目所覩記中者也夫卒徒如此則工業製造之業何如習於執業之初其或之也自易不若卒徒之不明而難變也卒徒仰口待餉而工必躬手足之勤而後得食一習於勤苦一習於浮囂浮囂者猶可以就範勤苦者之改業何難焉吾向謂工業之事相似者多舍此就彼不習可能至於南畝之勤益爲盡人可服者矣總之一業雖變其業所前用之母猶在國中也母財之多寡既均則所鼓功役之致自等特業與地殊耳往者卒徒之撤也任執何業國法無或沮之者今使國家條令其待工傭之業與卒伍同科任執何業亦無或沮去工聯之專利罷徙限之拘牽而擇地就食無爲郷籍徙法之所困將見國之勞民失於彼者必收於此去死法而得生機浩然自由莫有提嘣之者則一業之改於民既無大損於國且以爲利倘何游民而職亂所之與有乎且國家之待工民待之如兵斯已可矣工固良民也而兵則且有扞衛之事汗馬之勞必總總然嘆咻工民過於所以待兵者於事既無

竊於理又失平也。

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國俗、望其一日而政之大道、去障塞、捐煩苛、俾民自由、而遠近若一。此其庶幾、殆無異於望吾國之爲烏託邦。〔烏託邦說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公爵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烏託邦爲國名、猶言無此國矣。故後人言有甚高之論而不可施行、難以企至者、皆曰此烏託邦制也。〕蓋不徒舊法之難變也。一議改、則動關私利、意所弗欲、則群然起爲難矣。向使將兵之家、其保持兵權、亦猶製造者之力保辜榷、又使將兵者鼓厲所部、以拒裁抑之新政、亦猶顯爵鉅賈之督其傭僱、出死力以抗新章、則裁抑額兵、將爲亂本。欲其稍抑私勢、以伸國權、綦民力必不能矣。蓋惟其利之所專、乃其徒之日衆、此亦猶擁兵者之負固滋蔓、卒之尾大勢成、而轉爲行法者之所忌憚、而不能制。今日之事、豈不然哉。兩院之內、議政之員、有主於護商專利之說者、則必爲衆辨之所歸、通達商務之名、滿於都市、巨室富商、附者必衆。此固議員發而[illegible]者所樂出也。設其議反此、而與專利之說辯駁、又

使其人勢力足以行其議則爲國人之所忌雖有大名顯爵勳伐震時無救其爲衆怒之所歸群矢之所集甚且桒辱之狙傷之矣蓋國人專己之私其難犯有如此者。

案觀於斯密氏此書則英倫平稅之難行海禁之難弛於其時若渺然絕無可望者然自嘉道之際英相畢錫達當國之後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爲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稅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書之日爲時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何必其國之爲烏託邦而後能哉論者謂考英國計政之所以變而國勢之所以日臻富强者雖曰群策斯密氏此書之功爲多觀英相畢德自云必讀斯密氏原富全書而後可受相位一言爲知豈誣也哉竊嘗謂凡此皆運會之事運會既丁雖斯密氏未爲原富而著書言計者終有其人歐洲十八十九兩稘之中其世事之變動而日進於光明者不知凡幾蓋自物理格致之微以至治化文明之大高而遠之至於天運律歷切而近之至於德行性靈之學無事不日標新理而古

說漸茲且舟車棣通坤輿翕闢殊方詭俗日相觀摩若共井里聰明之用日月俱新夫如是之民謂徵斯密氏之書猶昧於食貨之理者吾不信也故吾中國之處今日其常憂於無教而卒爲稷愚二種之細者病在自點聰明不察理實已耳至於專利順私之害猶其輕焉者也

然則弛海禁而平進出之榷外產入國因而驟多以與土貨爭市土貨利微其業將僥此其受害亦不輕矣蓋資造母財常分二宗一曰循環一曰常住當其必不得已而改業也循環之母所以庸功食庀材物者可以他移而常住之母所以建廠肆置器用者既已前費無從變也既無從變則皆虧折故變置法令宜以漸不以驟寬豫誠防使民早圖此仁政所必出故也夫士出爲國家理財有所措施張設則務富疆遠驅辟通國之利而總其全何可貸於一民一業之說而徇其私利邪挈權提衡之政不徒未立者不可立也已立者縱不能祛必勿推廣每見國有專利之法者未有不務爲道國者之利輔也忽而弗圖則國之利源壅舉而更張必有受其損者此識

不可不審處熟計者矣

夫國有與立誠不能以無費爲之則商旅之至取而征之有國之通義也所務者征充而毋苦商旅有益度支政公而利宏焉若夫關征煩重致外貨裹足不欲復出其塗則旣沮商政之流又塞度支之源與富國之術背馳已耳

篇三

論兩國通商以進出差爲貧而設法沮抑來貨之非

一其非理自商宗計學之說觀之而見者

國與國通商心疑進出之差爲貧則竭氣盡力務爲一切之禁遏惟恐其國來貨之或多者此商宗計學所以爲國蓄積金銀之第二術也（分見本部篇一）如英法之事是已吾英之於進口貨也同一紗布於日耳曼之產則納之於法蘭西之產則振之同一葡萄酒於波陀噶爾之產則稅輕於法蘭西之產則稅重一千六百九十二年所定稅則凡法蘭西諸產至者皆百征二十五而餘國則二十取一爲一千六

百九十四年。猶以是為未足也。則又加二十五之稅。未者獨葡萄提酒耳。此外尚有助餉之捐。則計兩征收者也。總之法產入英。不分生熟。其最輕者亦百征七十有五。此名為稅。實與禁絕無異。而法於吾英之產亦然。嘗怪二國中間。不過一海峽之隔。名通商而實不通。於是偷漏利重。民所用者皆闌入之貨矣。其事起於彼此互疑。謂縱之則進出差必負。而國中金銀將日減耳。故其沮抑之者。與前篇所言者又異。前之沮抑。起於工業之專利也。而此篇之事。則大半起於兩國之交惡。故其政法尤為倍理。即以商宗之理論之。已有不可通者矣。

一。今使當國者取一切禁遏之政而悉除之。誠蕩大通。而吾產之銷於法者。果不及法產之銷於英者。進出之差。顯然為負。貨相抵不足。而務償之以金銀。就令如是。此不獨自大通之道言之。於吾英之財政。為無害。即以商宗之説言之。於吾英之金銀。亦未必果有損也。法之酒。固廉且美於波陀噶爾之所產者。法之紗。亦廉且美於日耳曼之所產者。則吾今波日而取法。法之來者固日多。而波日之來者必日少。是吾

失於法者收之於波日而獨有餘也夫何損焉此即法貨來者悉銷於英而所謂漏巵已半減矣況吾所運之法貨尚不悉銷於英耶

二英之受法貨也固不必皆內銷而半資外轉凡轉必加贏是吾即出金銀與法而所收於各國者方多印度大東諸商業亦以銀購貨者而未聞為此者損也其於法何獨不然荷蘭商務以銷運法產為大宗即吾英所銷法國酒釀亦多展轉由荷蘭至者今使海禁宏開則吾英海船之多其可以奪荷蘭利權久矣作法自斃甚無謂也

案通商之進出差有二一本國與一國較一本國與諸國較與一國較其差雖負而其專實利者有之若與諸國較而差實負則漏巵不免非金銀出國則負債矣斯密氏此二條所指皆失於一國而收於餘國正所以救漏巵也

且兩國通商其專最為繁賾往往進出之差無從指其正負之實人意自私以正為負時時有之至於兩為敵讐則其言愈難信矣常法稽兩國進出之差而得其大較

者不出二端稅關簿籍一也兌費贏絀二也顧稅關評定物價事求簡徑固多據略故其所綜常非物值之眞而不可以為典要至兌費之不足依據亦與稅簿正同以兌費贏絀定兩國通商進出差之正負者譬如倫敦巴黎兩都會之間由倫敦兌銀巴黎兌費平等則知兩國償逋約略相抵而彼此交易無進出之差假使由倫敦兌往巴黎其付銀須比由巴黎而往倫敦者多則知英之逋法者鉅而法之逋英者徵兩逋相抵之餘而有不足兌往者須以見銀而一切保險運致之費因之而起兌者貴也則進出之差在法為正而在英為負可以無疑蓋其意以為尋常償負之事必從交易而生其交易均者其所逋必等逋之不等其所受之貨必過於所售而金銀由此趨彼以濟其所不足者勢也故曰觀兌費贏絀而進出差之正負多少可以見矣其說如此

然而吾以為不足據依者蓋償逋往來之差未必即為貨物進出之差而償逋之差之正負又不必即為貨物之差之正負也償逋之起委折又多故兩地之償逋不恆

出於兩地之徑爲交易也。視其地所通之廣狹。其來聯及於數地者有之。譬如倫敦之商。購貨於罕布爾格丹轉克力嘉等所者。其比勒作兌款目。徑指於荷蘭之都。則英荷之債通。不可指爲二國交易之形表。而實爲所通各地懋遷之徵驗。明交英之出現錢以兌荷者。每歲雖數至多。而英貨之至荷者。實過於荷貨之至英者甚遠。英進出差。又於英爲正。於荷爲負也。然則兌費之高下。又烏足倚之以定進出之差乎。兩國兌費贏絀之間。其難據以定商業之進退者。尙不止此。蓋時俗之所謂贏絀。其贏絀之實。尙爲難定故也。則即以商兌之事明之。譬如由英欲兌往巴黎足色銀若干翁斯。其版兌承兌者。則按照泉局表列價目。每翁斯應幾先令幾便士作價付兌。交單至法都。取者亦照巴黎泉局表列價目。每翁斯應幾利佛幾蘇發付。（當時佛郎之制尙未行。佛郎之行自革政後也）如是者名平兌。設令由英付者浮於前數。則兌市在英爲絀。在法爲贏。不及前數。則英法兌之市反此。此時俗所指以明彼此通貨之差。而即以明進出之差之正負者也。雖然。其事有難者。則以各國通行泉幣

精窳互殊。圜法章程不一。而販兌爲業。衡量不齊。致名實紛殽。往往付予授受之閒。求其銖兩適均至爲不易。其所謂平者名平而實不平。所謂贏絀者未必果爲贏絀也。則何足據之以定差數也哉。

所謂泉幣精窳互殊而贏絀難定者。蓋通行泉幣。其出冶有久近。其摩損有淺深。而泉局所表列者。皆指足重之完幣而言。顧兌取者以實不以名。而後有贏絀之可論。而得用之以課差數也。使如吾英威廉第四之代。圜法未修之初。其泉幣之楛惡。名不及實者。百常二十五而有餘。而其時英與荷蘭爲兌。雖較平兌者。百多二十五。然不得據此而云荷贏英絀也。名雖云然。實則反是。在英之所付者常少。而在英之所受者恆多。又法國泉幣。其時亦較英爲善。其比英較近於法錢者。百率三四。則使由英兌法。所較平兌浮者。不逾此率。亦皆名絀而實則贏矣。此其難一也。

所謂圜法章程不一而贏絀難定者。吾英三島之幣。其由鑄成泉。雖制作至精。不加爐費。民持法銀一磅至泉局。收回先令銀幣六十二枚。後色添等。無所減損。征抽盜

一切冶炭模範之資皆出之矣而法國則不然其爐費但百取八以供冶於模範之資而國家尚有溢征故英國三品之金在鋌與泉重均則價無異而法國在鋌者廉在泉者貴蓋猶器飾之加工資矣今使由英兌法但取重同即非平兌英羸法絀陰在其中欲求真平宜加爐費使所加者不及百八皆爲英贏而淺人不知方且以爲英絀豈有當哉英法如此他所兌市可類推矣此難二也

案英國圜法至嘉慶二十一年稍有變改每磅足銀造先令六十六枚而每磅十二翁斯成幣後以五先令爲一翁斯蓋其爐費逢百取十矣然其泉幣金爲本位民用先令納賦償負至多不得過四十枚過此則非法幣可拒勿取其爲無限法償者惟有金鎊而金鎊由鋌轉幣仍無爐費而資挹注於銀銅二幣法國泉局爐費今亦方古爲微其足制每基羅金幣官取爐費六佛郎每基羅銀幣則爐費二佛郎也

所謂版克衡量不齊而贏絀難定者如荷蘭之安裝斯他丹德國之罕布爾格我國

之溫匿斯其中諸版克出入皆用專幣（此與中國司部之用庫平海關之用關平而各市之有規元行平等矣特中國以兩言故稱平而各國則以幣言以枚言耳）專幣假他常較其國通行之衆幣爲優譬如安蒙斯他丹所出一千吉羅特以作其國通行常幣則一千五十吉羅特也而倫敦巴黎他若波陀噶爾之力斯彭比利時之安都衛關勒果安等其版克所用與國中之常幣同如此則雖兩國之幣精窳從同鑄造之爐費相若而自不用專幣之國兌由行用專幣之版克衡量雖均非平允矣以有專幣故實則受者爲絀付者爲贏即令付者數浮平兌而其浮未過所優皆在贏限之內更不得徒以名數相量而不考其實矣（今歐洲大陸各國之度量衡圜法皆大抵用法國革政以後之新製如斯密氏所云云皆當時事而已）其難三也

案此第三條所言在歐洲則爲僅見在中國則爲至常假使有人由滬兌款入津但執所較銖兩爲案而不問規元公砝行關諸平之異則其人去病狂不遠矣中

國度量衡三者之紛自宋代而已然故蘇明允言東家之尺而較之西家則若十指然此其煩耗心力費時滋弊分則見少積則至多所以沮遏生財之機已爲大害矣而售欺長僞滋弊資奸所以爲民德風俗之禍者尤鉅吾不意中國號爲文明者四千餘年而於民生最急之端壞亂至於此極此而不圖於他理財之政尙何問焉

又案安蒙斯他丹常幣之外其版克所以有異幣者考其由來蓋緣荷蘭國地褊小而當數國之衝各國之幣交行其地雜而不純磨漫穿翦者衆於是各國兌銀往其地者知其幣雜則豫爲之地浮溢兌數以防耗虧荷蘭本國以是爲不便也則公立版克約用完幣不雜而外來兌價始平而是幣遂爲版克異幣較之其市所通行者自然貴矣如前文所言其所貴者蓋百五也

二其非理自常道觀之而見者

商宗計學之理專務多積金銀廝兩國通商心疑進出差爲負條禁紛然惟恐其貨

之至者。於務積金銀之計。仍無當也。蓋言通商而持進出差之說者。將無往而不誤。其背謬違反。不徒見於沮抑來貨一端而已。彼之意以謂兩國通商。必進出差泯而不見者。而後兩無虧損也。假其有差。則見正者利。見負者害。其利害之淺深。視此差之微鉅。彼方以此為無可疑。不之知者。非其狂人即為騃子。而孰謂二說之皆非乎。夫懋遷之局。本於民生之自然。任其自然。則當局者交利。獨用沮抑之術。以拒彼之來懋外輸之獎。縱取利之私。斷貨之出國者。因此而多。其於國未嘗無害也。

案東西二洲古今政策。眾訟者亦多矣。往往此一是非矣。而彼亦一是非。獨所謂保商權塞漏卮之說。無所是而全非。蓋使如商宗計學家言。則通功易事之局方為斯人之大厲。何則。其事如兵戰然。必此負而後彼勝故也。泰西人惟此見者數千年。自斯密氏說行。而長夜始旦。民智之難開。可以見矣。中國自海通以來。通商之政。大道為公。極矣。斷迷所不敢自謝者。則其事多受制於外。不得不然。而非求成者之言識遂其果足以及之也。漏卮之說。自道咸以來。至今未變。其所謂漏卮

者無他。進口若貨而金銀出國之說也。此自林文忠公類嘗深言於近世諸賢皆

所力持而篤信之者。歐洲自斯密氏之先。皆炎號理家先覺其主英之財政。亦深

以漏卮為疑。而斯密氏同時賢豪亦自。不乏持末術稍異其說。則於東方之君子

何怪焉。此書所立之說。其有裨西人不知凡幾。顧其說在西人則為舊說之習聞。

在吾儕或為新知之創獲。此不佞譯事所以獨有取於是書也。

又案辜榷專利之事。為斯密氏所深惡。誠哉其足惡也。然而有時以通國公利而

論。專之為愈於不專。此如創機著書諸事。家國例許專利。非不知專利之致不平也。

然不專利則無以獎勸激厲人與之為。而國家所失滋多。故寧許之。至郵政電報

諸事。其利宜專。以國家皆有大益於賦稅。不可一概論也。

夫吾所謂進口利者。非曰其國黃白之加多也。吾所謂進口利者。在其地力之所出。

民功之所登。其每歲之所加殖。可以贍其民者之日廣耳。今使兩國通商。其所易者

皆國中之所產。則兩國交相利。而所利雖均。此所有餘。彼則通之。此之[illegible]財。彼則復

之始也各出其財力以恢其國中之地產繼乃通其有無而無用者轉爲有用而以相庸息合三成價之理其終利乃散於民間焉是故兩國之民雖不相謀而實爲相養之事以其所易之貨均也故其始之斥母亦均斥母均故國民之相養亦均然則國民受利之多寡相養之廣狹視彼此交通之微鉅使其所通者爲萬則兩國之民各得其萬所通爲億兆京垓則兩國之民亦各得其億兆京垓不能有所畸輕畸重也

然使兩國通商雖以貨易貨而無進出之差而其一所致者皆本國之土產其一所致者非土產而由餘國之轉輸是二國者固亦皆利然其利乃不均爲土產者其民之利豐運外貨者其民之利嗇譬今者英與法通交英之所受於法者皆其所自產之酒醪而吾英所致諸法者以北美之菸葉抑印度之雜貨此雖兩利利於英少而法多法之斥財其用也必散於本國之民而英之斥財其散於民而不外漏者乃前此出土貨以與北美印度爲易之費顧其大半之財則以諸[illegible]古所出印度支那之

民而非吾民之所獨享矣故如是之商局使一二家所斥母財略同純用本產者其民之進富速藉轉外貨者其民之進富遲蓋同為內外通商而有紆徑之殊焉此固前所已論者矣

兩國通商無純用本國之土貨亦無悉為外產之轉輸大抵國有通商皆土物與客產二者雜行而土貨多者其收利自厚夫國不產金銀則是二物者亦客產中一物已耳無由獨貴實也今使英與法之通商也其易法之酒醪紈綺不以北美之菸葉印度之雜貨而以秘魯巴西所至之金銀則其利之周於兩國也將在法則見多在英則見少顧少矣而未嘗無所利也金與銀不能徒至其由秘與巴而至英英必以土貨為易則今日之事於吾英所前費之財必有所復而所以贍養勞民之資方將得此而不匱故英今者易以金銀於其母財為無所加少亦猶向者之用菸葉一經交易其母財常以之加多也蓋產之出此而入彼也皆以其物在彼之求者過於在此故其回貨之所供者亦常優於所出之土貨所出者在此賤而入彼貴所入者亦

在彼約而及此者其爲物不殊一遷地而其價皆長此交易之所以利民也譬如菸葉其在之英值設不過十萬鎊以易法酒至英價十一萬鎊是以此交易進者萬鎊也今以十萬鎊金錢購酒於法及其至英值十一萬則以此交易英財之進亦萬鎊也菸葉與金固何較乎又如一商其窨中藏酒值金十一萬以比他商屯菸葉值金十萬者相形爲富則以比他商橐中儲金十萬者相形亦爲富其稱富者以是十一萬之酒商其所鼓之物力所飼之勞民其權力皆大於後二家之十萬者故也金與菸葉又何較焉今夫一國之母財積衆母財而成者也通國母財所能贍之民力觀衆母所各贍者幾何然則有前者之交易其國之母財進因而勤勞致產之民功亦進生之者衆此國富之所以日增也非不知使英與法之易也若以其所產之刀劍鐵冶甑釜之屬而不以其所不產之菸葉與金英之利將更厚徑者之通商其買於紆者之所爲非一事矣而獨謂用他產之爲紆則斷乎其不可也國雖不產一金用以通商不虞其竭猶國之不產菸葉用以通商者之不虞其竭也吾力有以致菸葉

者則於槩自至故吾力有以致二一金者彼二一金亦自來二一金與百貨同耳何爲而獨憂之絕乎

或曰法酒國也而吾英工國也以工國而與酒國通猶梓匠治人而與毀墟懸望者爲緣其害將不止於失利而已應之曰工人游於酒家未見其失利也使民群之中酒不可廢則業釀者固分功之一民工酤於肆其資固廉於自釀自漉也苟執其不節者而罪之則饒者或過於肉而婦飾者或過於衣以是而皆屠者與執鍼之徒固彼所不受也夫懋遷之事固當爲其大通而不可豫其將害而沮之況工人酒肆之喩其見諸小民之一二家者其理固不可通於二國乎一國之民恕於酒德者固有之然爲數常不敵其不湎者且釀者之意將謂民之湛酗由於酒賤乎則眞不察諸實事者矣出酒而酤賤之地其民常惺惺也觀於義大里西班牙與夫法蘭西之南境可以見矣故民之嗜飲者必酒珍酤貴之地歐洲北諸國及非洲之幾尼亞皆不出酒者也往嘗見法北部兵初至南境以得[illegible][illegible]則多酒失半歲數月以往其於酒

滑然與土人之造酒者相若故吾以爲欲救吾民之酒失者不若減酒酤之稅而大徠之其始未必不稍縱而後將滑然者殆可決也且吾英今者酒榷之所爲非使民勿爲酒困也乃困之使不得廉美之酤耳酒之入英也由波陀噶爾者則卒稅以納之由法蘭西者則重榷以拒之爾何由然則曰彼波陀噶爾與我好也吾之所產彼實通之其銷吾產也勝於法酒雖惡吾納之者聊相報耳噫此委巷坐列賈豎之所爲吾不意大國宰室乃守其言爲科律而用之以謀財政也大商鉅賈籌母計贏所擇而收者知貨美價廉而已未聞其以是爲報施之事也而孰意今之登政樞而議國計者智乃出商賈下乎

惟其不知大道而其見與委巷坐列者儕是以商戰熾然而以己利爲人害人利爲已害也彼以謂使國不求有利則亦已矣苟求有利非致損於他邦固不可也欲爲富乎盡力以使餘國之貧斯吾富矣故各國之通商也見所與通者之亨輒目睊而心忮之曰彼之厚必我之薄也終不悟懋遷之事既爲斯民之所不可無則大道爲

公其行之國與國也猶夫其行之於家與家所以大相生相養之局而使世大和非所以媒孽惡心而轉以啓爭而叢怨也夫吾歐世局其可以致雍熙而享隆平之日久矣所以不能者上有君公將相以侈心下有工商賈旅之爲技以沮力而言之其下之所爲固不減乎其上也今夫民上之無義恐唯不公好欒所由來久遠觀今日之民德與人事欲覈其有轉移之術殆難顧工商賈旅壟斷專利之深私以法匡之雖不可以即變要使彼之所爲害止其身而無及於世局尚庶幾乎其可望已

凡一國沮抑外輸之事其端必起於罔利之賤丈夫倡其說而揚其波始見於議之間後乃及於政令之際造其說者既堅信其說者遂惑夫民之用物取於最廉誠天性之自然亦商民之公利斷未有舍賤而求貴者此至淺之理無待證辨而皦然可知者也故人心之偏乃爲專利者邪說之所蠱惑盡專利者之利無往而不與斯民公利相背而馳也市鎮之傭作必拒外來使轉移之事非地著莫屑一國之工賈亦沮外貨令生熟之產非土業莫銷無他皆以見技失業爲慮耳由此而外商所運

重權緊與。由此而熟貨之來。且加禁絕。由此而進出之差。劉指爲負。而通功易事之局。隨地皆荊棘矣。

不知鄰境侈富。其在我爲害者。惟於縱橫攘伐之事。則或然耳。至於通商鄰之厚。正吾之利也。蓋時方征伐。強鄰以其多財。海陸之軍。可以厚集以爲吾困。而至平時。則惟其饒衍。而後與我相易者。能多我所有餘。在彼乃得善價。我所轉運。在彼乃可廣銷。未有余富厚而反從貧乏者也。民以多財興業。譏爲同術逐利者之所深妒。甚於他人。過無害也。且豈徒無害而已。生計之善。於彼乎資之。就令彼同業者欲市相傾。於求業亦爲公利。而惟其相病而競立也。而後物價之大公者出。造貨之家常寡。而用貨之民常多。則物價能平。夫固業民之利也。私家之子。滿有積貯。而欲邀此以致千萬之貲者。必之五都之市四方商賈所輻湊者。未聞轉徙窮僻爲得計也。蓋彼知其地所流通者狹。則贏得者難。惟其所鼓舞興作者多。而後所幸而可邀之利眾也。此乃常智者所與知。一人十人二十人之爲計如此。萬人億人京垓人之爲計亦如

此一國之民常當以鄰封之隱賑爲助我生財之資不宜反因之而興忌嫉之意也國有懋遷介於富厚勤力之商國者其致富自易附之以僿野貧陋之夷狄者其興發自難此所以古之埃及今之支那其致富之業皆內生而非由外鑠二國皆尙農功而支那則尤以商賈爲汙處設爲法令重困辱之與人獄訟希得直者其賤簡商業如是嗟乎如吾商今日之用心幸權專利常以損人爲益已者其遭賤簡非不幸也惟商者之用心如此此英法二邦之商務所以交困而不興使二國者去其相惡之褊心與夫賤商之鄙吝各取其本國之財政通計而利害之將見英之所可收於法者其利恆比他所之商業爲多而無往不復法之所可得於吾英者亦如此今夫法者吾英最爲密邇之鄰國也英之南部與法之北涯商船往還歲四五六復猶內地然故母財用於其間其所鼓舞之民功所贍給之民力較同母而用諸他商業者亦四五六倍則至遠所如英北法南歲亦一復則較之他所之商又未嘗遜也是以英與法通其利以比英之自與其屬之北美通以時計之已三倍不啻英美往還勤

三四歲而走海者謂爲大利存焉則英法之事可想見爾法之民數撫略計之不下二十四兆而英之客籍不及三兆雖法爲舊國民貧富不均其中多赤貧窮匃之戶顧其富厚過英實遠出此計之法之銷場八倍於美又以往返之數其商利方美殆二十四倍有餘矣而商之果通英固不能獨利也以英之庶富而近法則其利法殆與彼之利我者相方夫兩國爲通其利如此其利之過於他所通商灼然可計又如此而兩國主計操柄之人必出死力以遏自然交益之利源者吾誠不知其所謂也兩國皆庶富而近其利於交通在此其難於交通亦在此蓋僅隔一水爲隣國此之富强必爲彼之所疑忌一也其國皆富其民皆庶而勤其求利也競而不相下而常以入之勝已爲憂二也商賈之鄙吝既中之矣而敵國相仇之私尤著其心本而不可化故凡所以爲交通之利者適以爲其相睚之難加以逐利之家倡爲邪說深信不疑以爲縱其往來則進出之差必負進出之差既負將國之敗亡隨之大聲疾呼一唱萬和方以不助其說者之爲喪心病狂也

凡歐洲通商諸邦。其進出差。互有正負。但使爲負。則商宗計學家莫不豫策其貧弱危凋。著論信者至多。禁令煩興。旅塗荊棘。卒之數十年。其說無一驗者。而邦國城市闤門彌饒者。其民轉以彌富。用商宗之說而富者。蓋未有聞也。今者吾歐大小國邑之間。其眞用大通商法者固少矣。邑猶有之。國無聞焉。荷蘭於諸國爲最通。而其去眞通尙遠。顧吾聞其國之富厚。百姓之驩虞。皆得諸通商之利者也。通商進出之差。其情性根源。與吾書發凡所謂歲費歲殖相待之率。大異而必不可同。歲費歲殖相待之率。名費殖差。殖過費則爲正。不及費爲負。正者其國日富。負者其國日貧。蓋國猶家然。其歲殖優於所歲費者。必綽然有餘。而積蓄日厚。其歲殖劣於所歲費者。有積畜必日侵削。無積畜必償逋日多矣。使國之歲殖。不逮所歲費。則民間之財日耗。而無以爲嬴功與事之資。其國之日即貧弱。宜矣。故曰費殖差。不可負也。而昧者乃與進出差等而視之。進出之差。必待通商而後見。至於費殖之差。雖無通商而爲獨立之國者。猶有正負之異也。故費殖之差。可合全地而爲計。蓋全地之內。其中之富

廡與凡民生之事必有進境退行之異則其贏殖差亦必有正負之可言

且一國之內其贏殖差雖正而其通商之進出差仍負可也半稘之中其國所出口之貨常較所進口者為不及金銀之至自遠方者皆不久而更出其制幣消磨日削而各種楮幣出而代行甚至所稱貸於鄰國者債逋日增其外若退行如此然其國之實力真財其地利民力之所致登者日進而有餘試觀北美新國當近日戰事未起之初（此篇作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蓋自立之戰初起時也）其中商務所與英倫交通之情形則知前說之見諸實境不待深辨而自明矣

篇四

論擊還稅

國之工商禁錮外產之入關既顓斷本國之銷場市利矣其心猶以為未足則又覬外國之廛售外國之市非本國之力之所能制也雖欲為之顓斷不能於是降心以求請於行離本國之時有所縱貸以為勸其縱貸之事不一惟擊還一政若最善者

掣還者。凡國中土物登市。既征之矣。設其物復以出口。國家於前征者。掣其全抑其分以還之。此其所以勸民貰利於外也。顧如是而勸往者。其貨之出國。不能方之未稅者而加多也。蓋工商之業。一國母財之所向注。孰多孰寡。本於地勢民才之自然。自國家微取輕重輒殊。而自然之局以變。縱而弗取者。不過復其所本然者而已。民之所重者。不能使之輕。母財之所趨者。不能使之忽就也。故勸商縱貨之政。不過守一國商局之固然。非能益所本無而廣自然之利也。

案掣還稅之政。英國行之已久。自弼德相英。令各口立屯棧以寄頓應征而出入未定之貨。其政遂罷。蓋先已盡征。而後以外輸掣還。於政爲費。屯棧設則貨離棧將銷而後稅。便於商而於國無所損。聞其政發於衛爾波勒。爲倫敦商所抗。不果行。至弼德相而後行之。然其議亦采於本書也。

其於本國物產如是。其於外入復出之貨亦然。英之關稅。於外貨入口一項。所征爲至多。助餉條例第二條云。凡外貨更運出口者。無論運者爲英商爲外商。皆許掣還

原稅之半其限期英商一年外商九月在限內出口者皆許掣還若酒若糖菊乾若諸種絲貨所豁免者尤優其期限至若耳治第一且展爲三年云

浸假而正榷之外又加雜征惟更出時則許全掣其大法如此而比較例多於是掣還一事遂不若初行之簡易即如外貨出口時商告前所運入者實過所估內銷之數甚遠意主外輸則全稅可以盡掣北美屬地未畔時馬理蘭洎威占尼亞菸葉皆英商運之歲至者約九萬六千餘首而內銷者一萬四千國家欲於英之無滯則許將雜征助餉全行掣還惟責無踰三年之限而已他若西印諸島餹亦英商所專運者入口後不及一年出者全掣不及三年出者亦全掣而留助餉舊征之半留助餉之半者於菸葉而外諸貨大抵然矣餹之入英亦過內銷之額甚遠而掣還之例二物乃異足見其爲所抵牾矣

凡商競最深之貨已禁其內銷矣說則言致之以更出外售則納關榷入市棧以待及外出舊稅無掣還者蓋商競既深雖明知其致以外售而國中同業者若惟恐其

稱入市廛以與土貨爲競雖因之以屯猶未足也故斯其擊還如此此項外貨最著者如各種絲貨法產之紗布印花棉布等是已

商逐利貨故常法捐商不問貨爲何國之產獨英之於法不然雖有厚利皆絕不爲彼以爲爲敵轉輸使有商利者乃大損也故凡法產入國更出者於新舊之助餉雜征皆不擊還

助餉條例第四款凡運酒出國者無論內外產所擊還原稅多過半不止意當時羅合諸公似欲勸民樂趨此等捐業者助餉之外尚有雜征如所謂紺稅新助餉三分一及三分二等新餉一千六百九十二年之擺征籌錢新稅等迺出口皆擊之其原酒商外輸如是然有難者前各種征收紺含稅及擺征二者皆於入口責見錢先繳其積款既鉅其子錢自多民不堪命故雖有擊還而操轉販外酒之業者仍寥寥也況自十八稘中葉以還酒之雜征日多而許其擊還者滴少則無一噸之酒非關出者固其宜矣

務理第二之十五年。有勸商之令。畀英商以專運歐貨銷美之利。權酒自在專運列矣。然美洲海岸綿邈。難於稽察。而其中客籍民。又例許自置舟船。以運不徵之土貨。售於外邦。彼不能實往而虛歸也。則違例而載歐貨入口。然惟販酒獨難。蓋既不能販諸產酒之國。而由英轉販。則極重之稅。臨出不許掣還。其業無利。獨麥地拉島所出酒。以地非歐屬。不在禁例。則爭運販之以入北美西印諸海步。麥地拉之爲名酒自此始。食久而民嗜之。始猶行屬國間。一千七百五十餘年。大陸戰事起。英民亦多飲之者。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兵罷。英王若耳治第三。著令凡酒稅。除法產者例不掣還外。其他處餘產。凡貿出以售屬國者。皆許掣還舊稅。所仍納者。惟三鎊半稅云。俄而北美有自立之事。

此令之施。若僅於所屬而溥於他國者。然所貨者惟酒與二三他貨已耳。至於餘產。則特所屬溥而他國轉僅。蓋餘產出售他國。尚許掣還助餉之半。而此令則云。凡歐洲及印度貨販售北美諸屬者。助餉之稅。勿掣。掣者獨酒（法產不在此例）白糖

布輕紗。

考掣還之政所由昉。大旨在勸揹商。而國家之所以樂勸揹商者。意以謂外商貨殺。悉與見銀。故此業於國爲尤利。夫國之所實。既非見銀。揹商何須獨貢。故掣還之設其用意未免於愚。顧其旨雖愚。而其政則初無可訾。蓋掣還政行。非能變商務本然之局。使財所注。因此而畸有重輕。特有之而復其本然。使向爲重征苛賦而梗者。可以免耳。夫本然者無過。以征賦之重而避趨生。掣還者。掣已征之稅而還之也。僅以救過。未將有功。故揹商者或無所利而蒙獎勸。亦無所害而被抑摧。今使國有毋財。用之於農則已多。用之於工而亦贅。以爲國中貿易不可。以爲中外貿易亦不宜。夫而後乃爲境外貿易之揹業。民之趨利。不啻豪釐。既已爲之。必有宜利。夫奈何而抑之。又焉用其勸之。

案掣還雖云復其本然。無所損益。然已征之矣。後乃還之。民之所失實多。奚得言無損耶。子錢一也。費時二也。失事三也。且行諸官府之國。中飽之弊。由此而興矣。

得言無損耶。征榷者之事。往往上無所取於民。而民之所失甚厚。居上者愼無曰吾無所取於民。遂煩然出號而施令也。

還其半而留其半於國之賦稅。固無傷也。今使賦者全而留之。則始也所已入之外貨。以稅之重。將不得出。終也外產之貨。視已成事。將莫肯來。然則國將並其所留之半而亡之。奚翅去半而已。知此則知舉還半稅於國。爲無所失矣。進而言之。雖舉還全稅於國。亦無所失也。蓋使取本國與外國之產所征之稅。當其出口。全舉而還之。則內稅將少損。而關榷將大損。其損固也。而還顧國中向以煩賦。使勞民之力不得出其自然通功易事。交利相養之局。不得極其量者。至是而皆復焉。其所得顧不大耶。

案斯密氏此言。最窺財政深處。非高識遠量之士。未易與此也。英五十年來。於賦稅之事。幾於悉貸與民。而僅留其犖犖數大者。而後來之入。倍蓰於前。蓄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後可國家每一

寬貸民力即一恢張而其致力之宜則自與其所遭之外境相劑如是之民其出賦之力最裕有非常識所可測度者若主計者用其私智於一業欲有所畀佐於一業欲有所沮撓其效常終於糾棼不僅無益而已蓋法術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狹收成狹少取且以爲虐況多取乎惜乎吾不能起荆公輩於九原一與之深論斯事也千古相臣知財計爲國之大命而有意於理財養民者荆公一人而已其法雖病然事艱助寡使然而其用意固爲千古之大患不容後人輕易抹摋也

雖然吾所謂於國無所失者蓋指運往自主列國之貨而言非謂運往北美英屬吾之工商在彼有專市之利者蓋既有專市之利則彼之去貨雖稅自若不以掣還之故而加多又不以掣還之故而加少也掣還不以加多則掣還之稅於國爲實損故掣還之政必用之於眞售外邦之貨物不宜用之於屬國之通商尤不宜用之於復還本國之諸貨如吾國於英商務之弊往往有此徒使罔利售欺既有損於公稅又

使平稱奉法之民陰受其侵奪此固通國所共知不可不遏絕者矣本國與所屬者通商貨之出口者其稅當如何而後可以勸商而不使之於衆民厲出之稅有所畸輕吾嘗於論稅時析之

篇五

論獎外輸

吾英諸貨外輸民常請有司乞獎助宜與否有司決之此其意以謂英產外出他國之產常與爭銷民獲官獎則其貨可以跌價爭售而無虞折閱如是產之出國者日多進出之差不至爲負則國之大利也國家之權力既不能使其民專外國之市利如不圖然又不能强外國之民使之必銷英貨如英民之所爲則以謂其次莫若以利啗之使樂市吾貨夫貨折閱以售之固無異於以利啗購者矣商宗計家其謀爲富國之道如此彼固謂但使進出差之無負則吾儕小人之獲烖不久將悉蠲也

或曰獎有宜給有不宜給凡其貨出國交易非得獎則必折閱者獎之當也至他物

之價既足以復其本矣。又兼獲通行之贏率。雖不獎無害也。蓋價足復本而猶有贏。則其與外產平競可知。平競則無俟於獎。故獎必施諸價不及本抑及本矣而無所贏有時且折者。獎所以救折者也。知其必折於外。故先受獎於內。以爲之地焉。必獎之而後其業可以興。可以繼。至於每一交易。國之母財以之坐滅。則彼所未嘗計也。誠使諸商皆然。國之積貯陵夷盡矣。

夫其貨必待獎而後可以外輸。則如是之交易。其於國常無利而有損明矣。然必獎之使可久者。以謂不如是。國貨不出也。而不知使莫之獎。彼之用母與業者。將更求其能復本而有贏者而爲之。斷無止於折閱而不變者也。止於折閱而不變者。有之自獎政始。將以求富。適以貧之者。極獎政之效。將使通國之民。昧於利市之業。而常爲折閱之商已耳。未獎則所折在商。既獎則所折在國。言計如是。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近者有人著爲小書。流行都邑。其大旨以謂自穀麥出口之獎政行。出口之麥以價

銀言過於進口之麥甚遠其所過之數以抵國家所給之獎費有餘則以此為獎助外輸利國之明證夫自商宗之說觀之其言固以甚辨蓋獎麥外輸公家之費雖甚鉅而准出差額之反正所得之利過於所糜其說之弊聰以此獨不悟彼所謂非常鉅費而用於獎者尚為最小者耳而農民母本所用以業田生穀者方此尤多不可置之弗論也果其有利其麥之至外邦所售之價復者豈僅獎錢且必有以復農本而加之以通率之贏利而後可使其劣是則一國之民舉受其損而國財且以坐耗此理灼然非巧言飾說所得遁也不幸持商宗之說者乃即以其價之劣此以為獎政所宜施此所以無往而不左也

案斯密氏既斥商宗之謬以徒積金銀為非矣獎輸之法自無復當今姑以商宗之說為不誣而金銀實為國家之重寶又使物產在外其價昂於國中則獎輸之為未盡無謂也何則彼所求者但務廣推外銷商若某貨之積黃白而已雖然彼求積黃白黃白則既積矣然物價當時設為此數之而有不容不高者乃有地食租之

家恐租率之日微利在穀麥之多出口又知獎費出於大藏乃通國所共任者費公帑以保私租則無怪其力持之矣順穀以獎而出則國中餘糧之價常貴而不跌非食麥者之利也是奪民共出其財以便國儲之常少糧價之恆高此更何說耶故觀此知當乾嘉之際英倫民智之高下與擁地自封者勢力之大小也

而事有越於常慮者自獎輸政行穀之出口日多而國中之麥價不見貴反益賤於是主前政者愈持之以為獎輸利國之明驗夫吾英穀價降賤始於前稘之末緜延於本稘六十四稔之中誠有目所共睹然此可謂吾英穀麥以天人之交相雖獎外輸而猶賤必不得曰吾英穀麥緣獎外輸而益賤也使穀緣外輸而益賤則反是而觀將緣禁出而滋貴乎殆不然矣法於穀麥禁出之國也（法禁出穀麥之令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始除）其中麥賤與英正同則知麥賤與獎出為無涉矣吾意穀價之降賤全非政令之所為而其故或由入本稘來銀值之漸貴銀穀相權銀見少則穀見多號曰穀賤殆由此歟至謂以有獎輸而糶乃愈平則斷斷乎無此說也

案斯密氏以十八稘英國穀賤為銀貴之反驗後之計家皆疑其說以謂當時銀入歐市者未嘗加少而各國皆漸用金法銀當尤賤無緣更貴也考穀價所以降賤之故正由農學日講田事日闢耳民知輪種雜糞如薯蕷蹲鴟之屬以蘇地力而轅田制廢又得播浸新術試考其時報紙告白所衒售各項子種可以知之又田功進矣而天時佑相歷歲大穰民力益裕故當日歐西戶口大蕃其見諸英倫者如南部當十七稘之終戶口僅五百萬強至十八稘中葉乃倍前數弱千萬焉且其效不徒穀賤而已田租亦大起有地田主人人素封矣合之數者而觀之如穀賤如租高如庸進如戶口自倍其民生大進如是殆非僅僅銀值增貴之所能為而治本於農非野業之修莫能致也

歲中稔則糴平歲大穰則糴賤顧以有外輸之獎歲愈穰則出者愈多而糴無由降夫不使糴過賤以病農者固設為獎政者之本旨也至於歉歲雖獎出令停然以穰歲之多出也蓄藏空虛無以相補故歲無論穰歉是獎外輸之政皆所以徒困中穀

價昂於自然之平價。

夫論農政以行獎出而糶貴。此不必甚智而後知之。乃議者以謂獎外輸所以贊佐農業者。其弊有二。獎出則外銷者廣。銷廣求多。供者自稀。一也。獎出則內銷者狹。銷狹價昂。供者又稀。二也。以是二因。故使獎出之政。多歷年所。其生穀之效。將過於不獎出者之農。而穀以多而價平。其所得以抵獎出之所費者。尚有餘也。

應之曰。所謂因獎出而外銷廣者。無論所廣之如何。外盈者必內虛。非奪其內銷者無從有也。夫每括打之麥。其以獎而出者。固將以不獎而留。留則所以供內者自舒。而其價亦比例而將跌。故凡獎外輸者。無間民食抑他產也。與加賦於民其效均者有二。所獎之費。本出於民。一也。外輸穀少。其糶必貴。二也。夫穀者民所必資。其損必徧於國中。故二征相衡。後者尤重。請以實數言之。假如歲中每括打麥出口者。其獎費爲五先令。而國中麥價緣是貴者。每布歇洛爲六便士。以八布歇洛爲一括打。則是與每括打貴四先令等矣。所舉之數。不多如此。然而民於每括打麥之外輸也。既

分出其五先令矣。而於其所食之餘糧。每括打尙增多其四先令者。吾聞主其說者之告人曰。每歲外輸之券。以比國中所留銷。其率猶一之於三十一也。然則通國之民。於前征凡出五先令者。於後征則出六先令四先令也。（四先令以三十一乘之）今每歲所獎而出者。吾不知幾何。徒以此例計之。則其征之重爲何如矣。且賦稅不能徙行也。固必有其承而出之者。而民生之舒蹙殊焉。今於民生之最重者。無異加之厚征如此。則其效將見於券民生事之不供。或見於民力庸率之加大。夫而後前之二征有所出也。由前而言。將小民之力屈。力屈則減其事畜教養之資。而國不以加庶矣。由後而言。將富民之業侵。業侵則損其役財贍功之事。而國無由加富矣。是故獎穀外輸。而使留者無甚不儉。奪其內銷者以爲外市也。且使多歷年所而爲之。其勢將以彫戶口之民財而傷其本。本傷則內銷外市之數將俱微。而生穀之量又烏從進乎。

所謂因獎出而內銷與穀價以同損者。穀多者。使出外輸獎政。而穀之價值以益抑

能使多寡相同之穀所養之手指加多而其所爲養之事或奢或儉或適中一如同時國中他人之養備者則謂農由此加養可也顧此不獨非獎外輸者之所能爲國無政焉足以致之故由有外輸而穀價昂者名昂而非實昂也名昂烏能使農獲乎前所指之二稅陰行國中於通國之民有不便之實而所謂惠農者則名存而實亡未見穀之能加多也

獎外輸之實效於穀之眞値無所加而於銀之眞値有大減同此銀也未行獎政之前所易之穀貨多既行獎政之後所易之穀貨少蓋國中百產成於民力民力待穀以爲養穀既貴矣百產準之而皆騰百產之價皆騰銀之眞値斯大損矣其見諸力庸之率者以勞民得財本以贍其身家其一日勤動之所得必足以致一家之生事而奢儉適中則視其群事之進退中立也其見諸各種生貨者以樹畜之業良楛雖殊要皆與穀食爲比例如芻萁如腶脯如馬牛之價如轉運之費皆視穀價爲高下者也力庸之率生貨之價既進矣由是而物材之價進由是而被巧成物工之所爲

者亦進然則一國之內凡地利之所產民功之所登無一物焉不視穀價之高下爲騰跌矣

案獎穀外輸其勢可以使穀貴穀既貴矣他樹畜之產因而轉賤者有之不必盡貴也蓋資生日艱致穀之外民無餘力而銷市日隆故也英國麪賤則肉貴麪貴則肉賤蓋由此也故獎政既使通國受貴穀之損矣而於農又無益也是故由獎外輸農之糶穀雖昔之每括打三先令六便士者今乃四先令而以穀價之加昂田主之徵租亦方之在昔爲有進然以百產之比例皆然今之四先令其爲用無加於昔之三先令有半者則名雖爲進而農與田主之歲入實不能由此而加役也農不能加毋以力田田主亦不能加豐於自奉惟至購用異方之貨或以之而見役而購用土貨則無毫髮之益也農人所資謚爲土貨田主所用亦土貨九而外貨一則穀糶之昂於彼均無攸利明矣

夫銀值之降賤亦多因矣使其山礦產之肥且多則其效見於交通各國者必溥而

公故其時百物之價各各漸漲雖名得者必不以之加饒以謂有損則不可也栝稽器飾之屬其值日廉而物價在市者比例互觀固亦無殊於曩昔獨至銀值降賤由於一國之政所自爲者則其效獨見於國中一越關門即不如此故其事與前大異不獨不使民富貴則將使國貧盡百產價昂獨見本國民之致物備用以難百工之業皆形痛窘而鄰敵所產得以跌廉競市將不獨侵其外銷且奪其內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寀後之計學家則謂銀值定於時勢之自然決非爲政者所能高下設其能之必其國孤立寰中與各國不相往來而後可外此皆不能也既不能使銀值降賤即不能使物價徧漲明矣然而政於銀值雖不能爲高下而以擾民使不得安生樂業有餘故政如者其害之藏殖必退也與外輸之害國在其擾民而不在其使銀值降賤也

波陀噶爾西班牙二國以地勢密近南美遂奄有其地諸礦而金銀之散於歐洲諸

國者大抵由波西救金銀在他國貴而在波西賤者出於自然雖然有畛其所差者不外運費保險開耳以二金之貴重而易挾則其運費本微至於保險則以其物之價值爲比例故二品之在波西使非以政爲之則其價值雖較他國爲微必不至如今者相去之多以病國也

金銀之出口也在西班牙則明禁之在波陀噶爾則略重出口之稅其效與明禁同故有外流皆搶攘闌出之物闌出之爲賈必重於是二者之在他國與其物之在波西其本值乃迥異矣其事如水然截流設堰瀦以爲池消其既滿溢而橫流與無堰同夫明禁重稅堰也金銀水也池之瀦水有限國之受金銀有極一邦地利民力之所發者幾何所資以通功易事有待於通財之輪[illegible]者發若爲[illegible]爲楷槍[illegible]飾爲器皿者矣雖有不復加矣過此而多雖有厲禁不能不越堰而爲橫溢之流者勢也吾聞二國每年所闌出之金銀與其所徵入者差相等可以見矣且川堰內之水必深於堰外堰愈高愈固堰內外水之深淺愈懸故金銀之在國也亦以

禁令之故。與其物產比例見多。其權愈重。其罰愈深。其警伺愈密。其比例見多秀溢甚。是故入其國者。徒見黃白之充牣。用於桮棬器飾者。幾若他所之銅錫。而官宅餘物之華飾。又粗陋不足以稱之。蓋金銀太賤。而餘產昂騰。農工諸業。與作不易。轉使外國生熟諸貨。得以低價入市爭售。而其民大困。波西以禁出多藏而賤。各國以罕至難得而貴。一揚一抑之間。外產與之爭銷尤易。使一旦開關放流。轉瞬之間。內外水平。行將相若。第當金銀流出之時。淺人必將以其事為大損。而其實則轉無用之金銀為有用之物產。國中物價日卽漸平。後之少者。與前之多者。其於用乃正等耳。夫金銀之出國。非徒然也。勢必有所與易。所易有饒有富。而民知厥利。需者必多於饒。若物財。若器資。若糧食。三者既足。而生財之業殷然。是故放金銀之出國也。乃轉滯財以為生生之母本。而勸功享實之效。因之而收。其滋殖必以立增。數歲之後。且以大進。何至多金而貧如今日之事乎。聞人有被褐懷珠而苦凍餒之患者。波西一國以之矣。

案斯密氏既言金銀出國非法令所能禁而波西每歲闌出之數與徵入者差等矣可知波西之民所以病者不必盡由此禁也其禁固非而國敝則不必由此當是時二國之民群然以掘礦積金爲事而農工商賈諸正業多鄙棄爲不足爲又以政法日非守舊宗禁新法設迷罔之官以遏絕異端新學民桁楊相望救死不給尚何生業之能爲哉且其俗所貴尚者首神甫次武人而以治生逐利爲汙處故二國之不振者政教之非不僅財政不中已也十九稘以還稍稍改政公而民行其國勢亦以漸起而至今猶不足與英德諸邦抗列者則民智之猶下也波西於金銀則禁其出國吾英於穀麥則獎之外輸雖爲事不同其於言計之繆則一其有害於人國亦均蓋無論吾國土田之肥磽農事之巧拙獎出之效皆使穀之在國者貴在外者廉又以穀價爲百貨之所程也故國中之銀易權日遜而外國之銀相形以昂吾既以賤麥餉遠人而又使吾民食貴穀吾工成物雖欲爲廉勢不可出則荷蘭之工乃得跌價以奪吾市是獎政行而外人獲倍稱之利也

國中穀貴固也。然其貴在名而不在實。穀之斗斛均。則其食功相若。不能多也。多者徒其所易之銀價耳。徒使役財食功之家因之而貲費。而於農人田主又無利也。彼農人田主之所見收者以銀言。誠亦覺其多取。而闇淺之衆方謂奬政於彼誠有利也。獨不思得銀雖多。而食功儲糧器物。凡本國之所產者。皆比例而加貴。所獲一而所失者三。以此爲利。猶稱飽於夢食耳。

然則奬出之政。利者獨販麥之商耳。歲穰則以奬之故。而麥之出國者必多。蓋藏既寡。無以通於凶年。歲歉其入國者又衆。業廣而價常高。倍稱之息畢焉。向使國家一任其自然。販者之利。爲從得乎。持奬外輸之議。而常願其勿罷者。無怪乎多此商也。

田主農人之議穀法也。於外至之穀。則抑之以重榷。於出國之產。則勸之以奬輸。大抵見工業之所爲而尤效之耳。彼以爲一禁其入。則可以專內銷之市。一奬其出。則無至於貨雍而滯銷也。工既爲此而利矣。農何爲獨不然。而彼未審乎穀與百貨之異也。夫禁入奬出之政。施於毳罽麻枲之功。而其價以趨。此其貴者。將獨名貴。實亦

貴也其驅功易食之量以多其龐得實以饑其歲入實以廣其居養將由此而加優其興發將由此而加大故一者之政施於何工其業皆有盛隆之效而民趨之者多也獨施於農則不然徒爲其名而亡其實農人之歲殖不以加多田主之名租不以加厚田野之業不以盛隆也何則所養所羅之口手數同乎前而不能增也蓋稼穡者民生所必資百產準之以定價故百貨惟穀不能以易銀之多少而或變其眞値也與其出禁其入其値不以之增廓然大通其値不爲之減持一斗之粟行夫五洲其所養之功力一也歷夫百年其所養之功力又一也吾謂麻枲非百產所準以定價者也以穀麥貴賤金銀可也以金銀貴賤穀麥不能也

案國家政令施諸稼穡尤不可不審者百產可用可不用民尙有所避就至於五穀則無可避就無所增損使歲饑而禁外至之糧其害豈禁他貨者所可方擬也耶

獎外輸之政徵論施於何產皆有一弊隨之其一乃商宗諸政之所稱大抵使民棄

利厚之產而從利薄之功其一則獎政之所獨使民之治生不僅從其利薄且從其失利者蓋其業必待獎而後立未有不爲失利之業也至於施之稼穡其弊尤深勸功發業之效日以遂矣田主之責獎於國也雖尤效工商逐末者之所爲而於二家所以責獎之故則未曉然也彼蓋既交從擔國稅而於其產之眞値則未嘗有豪髮之加且以銀値降賤之故百物市價日昂農民退怯而耕耘殺治之功亦因之而鹵莽蓋田業與通國之民功未有不相待者也

獎政加於外輸矣而亦施之於內銷之產或有謂其勸民功徑於外輸之獎者前論外輸之效等於加稅者一端而獎內銷之產者國賦所加止於獎費其物之價不緣此而賤且以產之日多而跌故民之所失於獎費者通而言之亦收之於減價也顧此類之獎希有行者蓋商宗之學以多收金銀爲富國內產雖以獎而進金銀則未嘗由之而多也故其獎之也不若外輸之亟或請求獎內產多譸張之民此吾所不敢知者求獎外輸其譸張乃尤若也何必於內產者而獨苛乎內產之獎物以獎而

日多供過乎求不爲工商之所利獎外輸者其事反此此其重彼輕此之實因也吾嘗見製造之家其貨之難通嘗合力出獎以勸外輸其獎雖重則取償於後之買價合前說而觀之則知獎政施於民業大抵矯物情之自然於人國爲無益然而國於天地有鄰敵之相轢也則自固其圉要不可廢故產爲守禦所必資者獎以勸功使自爲之而不必常仰於鄰國未爲無當也其業非獎助不立則雖加通國之稅以輔翼之無不可者此如吾英海船所用之繩纜帆布如本產之火藥獎其外輸或其內產務使其業之日盛皆可執此說而通之者也

案中國自海通以來咸同間中興諸公頗存高瞻遠矚之概天津江南之製造局福州之船廠其尤著也顧爲之者一而敗之者十畛域之致嚴侵蝕之時有遂使事設三十餘年無一實效之可指至於今治戰守之具猶縻無窮之國帑以仰鼻息於西人事可太息無逾此者

今夫獎政者乃用通國之公財以維持一家一業之私利以大公至正之道言之未

有可稱爲善政者。願國家當極盛之秋。府庫充裕。主計者茫然不知所措注。則費其一二。以勸其所喜之民業。未爲病也。國之濫費何限。奚於獎民一事。獨斤斤爲國之爲事。比於家。既有多財。不致浪擲。獨至度支。吝細國步日艱。而有人猶以此爲富國之規。守而勿廢。斯大愚耳。

有時雖名爲獎。而實與稅擊還無以異者。故其損國亦與眞獎有差。此如精鍊出口之獎。乃擊前征糙餹之稅而還之也。練帛諸貨出口之獎。乃擊前征生絲蠶繭之稅而還之也。火藥出口之獎。乃擊前征硫磺硝石之稅而還之也。司榷者必出入同物。方名擊還。質同形異。則名爲獎。而不知此雖獎而實非獎也。

國家於百工之藝事。賞其精能。施以獎政。此其效與前所指之獎商者大異。不可混也。蓋既可稱事。所以勸工。有鼓舞民業之效。而無矯拂自然之憂。乃以使執其業者術進而益精。非以使其利權有偏重也。且獎藝之爲數常微。而獎商之爲數常大。吾英只於獎穀外。幾一致。每年所費逾三十萬鎊之資。其餘可推校矣。是故獎商獎藝

同名爲獎且有時名獎而實則掣還之稅而吾嘗考一物之體用究利害之所由固當推其實而論之不可徒襲於其名也

以下專論穀麥商務及英國穀法

既論獎政如右爾非取穀法而詳言之則於義將有所漏而不賅世之人於國家獎穀外輸之政及餘政之相因而起者翕然皆以爲良法美政無異詞者習非勝是殆不可攻雖然使但取穀麥之商務而著其情實則穀法善否之眞將自見也事之所關者大而俗之迷罔者深故雖欲避煩辭之譏有不可得者矣

穀麥商務向分四綮是四者雖常爲一家所兼營然經術不同其事固釐然四也國內之商一也運穀入口銷於國中二也運穀出口輸於外邦三也而所謂揹商者運穀入口所以爲出四也

一則先取內地之商而論之俗常謂穀商之利害與食穀者之利害必相妨而不可合此大誤也一者之利害無所不同即在歲饑之年莫不如此商之爲糶也價之貴

糶必與歲之登歉相準而後其利收焉不及而賤則害人過而貴之則害已此不通之驗也蓋歲歉矣而彼昂其糶糶昂而食穀食穀而通國之民皆節其口腹謹其蓋藏蓄者猶奢也對猶乃加甚使彼昂其糶而過之則食穀者節謹之爲亦比例而過節謹而過現存之穀將濟饑日而有餘餘糧在窌而新穀既登則彼所失亡者不僟天時之損也可貴之節轉而爲賤所亡彌多故曰過則害已也又使歲歉矣而彼之糶如故抑昂之而不及則食者節謹之事亦比例而不及節謹而不及現存之穀將既盡而猶饑此不獨商失其所可收之厚利也且使國人失其減損之猶足支而得羅損之倘不至流離困阨瀕於死亡故曰不及則害人也夫視倉箱之所餘度戶口之多寡而節日月之糧必令足支以待新穀之至者中饑之民之大福也而商者之利亦正在此準豈歉之情昂其糶而爲最大不可復多之價而彼之厚利收矣彼惟熟於年穀之情視其民旬月之所待給者以操縱趯跌於其閒而知其價相協之與否此非精於其業者固不能也雖然彼之用心固以自適已事以責最優之贏而已

不必爲富而仁於同國之民有厚愛也顧任其自已而國民之受賜已多且惟恐其計利之不悉使害已者馴至於害人焉不觀於海船主人之待其水手乎舟行大海之中糧水之儲有盡而程塗之遠不可期則計口制節畢其飲食雖其事微有時而過爲無謂之周防然而持之絕之災以與減省者較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知此則穀商饑歲之所爲亦可恕已雖以彼貪利之爲制穀價者亦誠有時而過然由此類以全國者多使其徇壟斷之名皆甚歉而爲平糶則其中之轉於將罄者無異彼之推而內之矣至於貪利過周而貪惜用者其受害亦最深不僅不仁之見憤怨也災過穀留而價跌所欲求之利轉以厚家而亡及其悟之固已晚矣

案此亦全書中最美之一篇爲前人所未發而後人所稱論者羅哲斯曰當饑之歲穀商欲舉昔歎之貲而制爲穀價其事良難僅能揣得其粗加以保險之費以爲價耳故商欲考一時見穀之盈虛而良人有穀之家斬不以告者於良爲失計於國爲有損而所損者又非生穀者之產也蓋商已於價中酌加之以爲保險費

矣。

今使一國所產之民食彼爲穀商者得聯爲公司商業全界而有之則此公司者效荷蘭椒桂公司北美菸葉公司之所爲聚其所有餘滋多者而焚燬播棄之務使供常劣求於以貴高價可也顧其勢不能雖有甚暴之君極峻之法不能爲如是之壟斷也法既不能爲此彼欲憑數家之多財封聚之以罔市利則將見百產之中穀爲最難者此不獨其產之至多非數家之財力所能辦也就令能之而穀之生也與他產絕殊勢又不容其如此也國非射獵游牧者其所銷者必穀爲最多而民力之存於殖穀者亦方他產爲最廣一稔登場分其利而有之者其數又最衆此分利之人其散布國中者所居徧於山巔水涯又最遠也則不能若治他業者其主之易呼以集則矣又其爲銷也或徑致於其鄰里鄉黨或售之於商轉以爲糶國中之穀商麥買與夫農人餅師類而計之方之治他業之商賈仟佰不啻其衆且多如是則其爲聯愈難惟其如是故雖當饑歲凶年而擁穀之家知以時價售其穀將未必盡也則

常平其糶斛不令溢穀有餘新者已至而徒使同業之人收其利也一人之情如是衆人之情皆然未有不準豐歉之形以求其最多之利者

歲之饑饉也輕則曰歉重則曰荒今若取吾歐輓近二三百年之紀載而考其荒歉之所由則將見歲之稱歉者大抵皆水旱隔并之所致有時師旅之後村落荊杞民皆乏食然而少矣至謂由群賈相聚擁穀昂價而然者則絕無之事也顧水旱天時之厄因之致歉則有餘因之致荒則不足荒饑之至類起於國家救歉之政其術不善轉以致之此數百來年吾歐前事所班班可考者也

案洊饑之災歐少於亞以其地形破碎多江河便於轉漕故也自鐵軌既行饑乃絕無之事此今世之民所最優於古者也英大饑在元延祐二年當其時每括打麥價約今幣十二鎊有半此後則不少概見有之往往起於官禁屯聚或地私其糧不相通偏則偏災以與二十年前愛爾蘭脊大饑則以其民平日專食薯蕷而有甚爲災之故凡民食儉陋則其地易饑故西人以民俗精治膳羞廣雜鮭菜爲

禦荒上策而以俗安儉素食不貴非計使俗如是雖財賦豐積荒歉所不免也。

其國廣土宜田道塗利闢而商賈通流無關徵之爲暴則雖至凶之年歉或有之荒無有也雖極劣之收使其民出之以譏節將皆已之以糶給蓋歲之所以凶者不外旱乾水溢而已而國中之田高下互有偏災所害必損其一而留其一也獨至稻田收者必在下田且有時需水必其至足則旱魃爲虐或不勝耳然而災之偏於國中者少使商旅大通而國家政令不爲之梗則有無可通不必遂有餓莩也數歲之前印度玉加拉大旱此雖可致甚歉而猶不至於荒不幸當此之時大東公司中人鶻突膠妄其救荒販穀之令皆見近而不見遠於是大災赫然成矣

案印度凶荒多見者其故有二道路不通一也民食業隘二也其一可以政爲之其二不可以政爲也當斯密氏成書時英法荷諸國其民通印度者大半無類之尤且克來福新奪其地有之其於救荒之政無責焉耳

當一歲告歉之始。爲民上者用其咫尺之私智則制爲穀價。而令其買爲平糶。顧令行而穀不來。非不來也。毋之不復不能來也。則由歉而遂至於荒者有之矣。抑有時穀來矣。而以其價之平也。來者有限。而食者不節。則始若無歉。而卒乃大饑者有之矣。是故救荒最善之策。莫若一聽商賈之自爲。求其勿至荒饑。以此。救其歉乏之災亦以此。蓋歲至眞歉。不可逃也。極人事之勤。能扞患禦災。使民不流亡至矣。國家此時所能爲者。在通轉運保商賈二者而已。商賈之宜保。莫若此時之穀商爲尤。其有待於保。亦莫若此時之穀商爲切。何則。彼爲匍匐救喪之事。而常爲衆怨之所歸故也。

小民之蠢。逢歉歲則怨販穀者。故凶年穀商。衆矢之鵠。其勢常不足以求利。而反以遘殃。倉廪焚。積聚掠。恆有之事也。而不幸穀商之利。又必與歉歲期。蓋操其業者。常法與生穀之農。立數歲之約。以收其穀。其制價也。則通已往之數歲爲之。故其價多一時所稱爲持平者。如近者歉歲之先。每括打麥約價二十八先令。他穀稱是是已。

至於歉收之歲彼則以向所平受者增長其價售之此其所以爲利也顧此歉歲所收之厚利通而計之亦不過絕長補短使其業之贏率與他業均而已筦藏之所耗蝕騰跌市價之不可預知此所以厚實之收於販穀之業常少也業之有利則乎內年而不幸其身又爲叢怨之府由此而販穀一業操者少鄉里自好與身家殷實之人棄焉自好殷實者不爲故無賴之磨工餅師與本微品下之人始爭出以承其乏由是而生與食二者之閒皆顧利不仁之牙儈矣

歐洲古昔之於穀商也知其爲衆怨之府不徒不爲之解紛且其情與凡民同亦不以其業爲可貴反從而困苦僇辱之故吾英義都活第六之五六載令曰凡糴穀欲以復糶者則其人爲闤闠之蟊賊初犯監禁滿兩月釋放其穀入官再犯者監禁滿六月釋放罰鍰倍其穀之值三犯加桁楊監禁之以王令乃得釋籍其家產英之所以待穀商者如是餘國亦未較吾英或愈也

察吾人先祖父之意若以謂民糴穀於賈必貴於糴穀於農蓋賈者於穀價之外必

責厚贏而後爲此也故以爲不義而禁之且不僅欲禁穀賈其意常不欲有人爲介於生穀與食穀者之間是以於穀儈穀備之罪常用無窮之周防必深知其人之平稱交易有廉賈之號者乃許爲之義都活第六之法業穀儈者例必三鄉官公保乃可其繁重已如此而至須理查白之代納以爲未足也必議院給憑而後得操之

蓋吾歐古之理財者於農工二業用意迴殊農野業最大者也工邑業最重者也禁穀賈而立穀備者欲生穀之農自糶其穀而糶於農者非食穀之家即轉穀之備介農生穀矣又必自爲其穀商穀賈而後可至於工業反是凡製造者禁不得開肆坐列寄售於人其產貨必其業之商賈承之其於農也意以穀爲民食務使極賤而不知所以爲賤之術其於工也意欲賈業之有利而恆恐製造者賤價徑銷以奪其業而不知其雖欲爲此而不能

工業製造之家雖許之以開肆坐列之事總其徑售散致於人其貨價終與他賈同雖欲跌以爭銷不可得也蓋工既開肆坐列而兼爲賈矣則必有其爲賈之持財費

業之母益則工業之母輕有所趨注而爲之者也使所求之贏率與一時之各業必同將不獨工業之母有必貲之贏息賈業之母所貲與之均也今假歲收什一者爲其地通行之贏率工賈之所同則其肆所售之散貨必貲百一十之息而後爲不折閱也當其貨之由廠而入肆也其計母貲價必與移發他賈者一律使其劣此將工業之母得利不及常率而爲損當其貨之由肆而售於人也其計母貲價又必與他賈之所售者一律使其劣此將賈業之母得利不及常率而爲損故其貨之由廠而肆由肆而散之於用者之家也不知者謂其收利倍常而實則二業各本而所收者仍什一非什二也利不及此數則耗敗從之然則雖聽其自售彼又烏能跌價以奪他人之市乎

國家於工則禁之使不得爲本業之賈於農則勸之若惟恐其不爲本業之賈而不悟二者之皆非工之得爲賈其得利不能獨豐於他人則農之自爲賈其名價亦不能獨廉於他人則夫賈之使自爲賈農與賈之間其所用之母財必分其半以貲徹

食以待他人之來糴。其中用之壟畝。以期生穀之無窮。顧彼之所用於壟畝者。不能不資農業之贏利。則彼之所用於廠食者。亦不能不資賈業之贏利也。是農與賈之業。既各用其母財。則無論為之以一人。抑用之以兩主。其收利必與通行之贏率均。而後其事有為之者。惟其業與他業之利正等。乃可以不敗而悠久。然則國家雖強農人自為其穀賈。彼之名價。必不能比他人之為穀賈者廉也。徒破分功之局。於民又奚裨焉。

夫理財之事。既無奩者。則往往有指工者之操業也。用其力於一二者。不若用之於一者之精也。商賈之役財。役之於其二三者。亦不若役之於其一者之有利也。同此手足。耆於一業。則巧習捷給而成物多。同此心力。剸於一事。則周帀彌綸而遺利出。惟然故其致貨供物。能以獨廉而為餘業所不及也。是故工之兼賈。不若分之賈人。開肆坐列。獨以市酤為業者。其制價常平。農之兼賈。常妨耕事。一邑之中。居民環處。近者數武。遠者百家。非得專業賈人。司其收發聚散者。亦未必能廉也。

故使農自爲其賈與禁工之不得自爲賈雖二者皆譏而於農之害尤重其分工賈而二之者欲役財者之分而進之使速也其合農賈而一之者欲役財者之合而抑之使遲也要之遲速之間皆爲侵民之事使之不得自由以各供其天職法之不中莫若此者且此固非有國者之所宜間也夫一國之利莫若厚生之事一任民之自謀而無加以束縛馳驟之迹彼貪多務得者必不能制廉價以與他人爲競於市中而其效常至於自損故諺有之曰業廣者貧然則分者自分又何必設爲教條而爲之程督乎民之自顧其利常精斷未有國家之爲民謀轉過於民之自謀者也

夫功分則業精故分功術者一群之大利自有前之政而農與賈之業不得分利固不進矣且極其效亦將使田疇不治農一人而二業其財力分其日力奪則所用於耕犁耙田者固有限矣今使不爲其賈業則穀麥登場轢之以槤築之以舂固可悉售於穀賈母本速復而更施於田畝溝洫之間利有餘乎則田畜之數日以進農器之製日以精僮指之飼亦日以衆自其穀賣其自售也其財之滯於廒倉者大半滯

於通貨者又多及用者日以少矣故其政適以沮田疇之治闢田疇不治穀且日少是彼所欲求者穀賤而其效乃反以黜之

夫國家之生穀固欲其多而欲穀之多所宜懷保而勸相者首莫如農其次莫若穀商矣蓋穀商之於農其所以利其業者猶他商之於工業也工得商以通之而後其成貨速而無躋鬻之弊其買也或先貨而與價故工之用母常完母完故成貨多使無商爲承其貨則彼將求足於散貨之家抑求之於雜酤之小賈不必得也不必得則其母常不周而其業或躓假商之母常足以復數家工業之母而有餘故二者之交通猶倚一家之大力以維持數家之小母即不幸而有虧折乏絕之災其禍不至於不勝而其業猶可以立股商之有大資於諸工者如此

惟穀商亦然得商以全承其穀而農之用於田業者其母常完夫隔并之災旱潦之厄農業所不免者也有商則緩急可通而其業無損自其禁之而農乃仰息於田主而常受制於穀儈今使除向者之厲禁而國有穀商使農人母財向所不得悉用於

用粟者乃令悉收之而惟治田之是用又使農社穀商之助有以通其緩急而天行不足為之災則通國利源之進與其商途之神有不可勝計者矣是故義都活之令務使生穀與食穀者之間無一民敢於居閒而求利也而孰知是居閒而求利者即所以使旱潦之無虞同以劑豐歉之不齊者乎蓋力能使吾國生穀之日多者田農而外無若穀商矣

政之實不便者雖一時強為之及其久也將自變故義都活之令雖嚴於始其繼也乃生無數之令以斟酌稍弛之始則猶以更售無論何時皆為畜利矣後乃日參價每括打在二十先令下者賣者不禁繼而展其限為二十四先令俄而又展之為三十二先令四十先令終之察理第二之十五歲下令曰商積穀待售價在四十八先令下者聽之惟積穀而糶在三月以內於一市之中者謂之豫屯猶不許雖然自此令行而境內穀商舊有之利權稍復今王之十二載凡穀商豫屯之禁幾皆除之而察理之所著者猶奉行無改也

審察理之令。其中有與世俗同其謬見者二。一謂設令之意。以謂使麥價之貴至於每括打四十八先令。而雜糧與之比例為貴賤。其時商之積穀者必多。而民以之病。而孰意不然。若前謂穀麥商賈。其勞雜合。既雜合矣。則不能為積穀病民之事。價之貴否又無論也。且所謂四十八先令者。其於麥雖為貴價。而當凶歉之年。往往新穀登場。價即如此。莫之禦而價已高。則其高也於商何涉焉。此其謬一也。令之意又以謂麥價過高。則豫屯者衆。如買空者然。謂收畜以待大利坐至。而民以之病。此又不然。蓋使商糶於一市之中。欲無幾時不易市而糶之。此其所為。必預策其市之將之後來之價。必貴於前。夫而後為此而有利也。使其策之不審。而價不時高。則彼將不止於無所贏。而收穫之費且莫從出。所積漸腐。折蝕不啻。是其所損者已。而於人固無傷也。使其策之甚審。而後來之價果高。則天災有徵。彼之所為。不但於國人為無罪。而賢且有功矣。何名而禁之。蓋以彼之智於其業。知災之將至。而使衆早為之所故也。夫與其甚饑而至於轉徙流亡。則莫若先為節嗇之事。以紓其飢歲之眞凶者。不可

幸而免也。而善亡救敗之術。在稽見禍之多寡。計交時之短長。以劑其登耗之豐嗇而已矣。彼穀商於此。所以有豫策之智者。蓋得喪所系。則其考之也必精於常人。而其地勢又便於為此。是以羅糶騰跌之事。必聽其所自為。而國家於此設不幸而有毆迫禁沮之為者。未有不助天行為虐者矣。此其謬一也。是故昔歐民俗。其於穀商穀賈也。疑忌之情。無異古者之於巫覡。今夫巫之受幽不祥而實無罪。猶穀商穀賈之受怨惡而實有勢也。自焚巫之令除而後民不能以虛幻之辭。致無辜之民被非理之罰。而世俗疑忌巫覡之意。亦從之而漸亡。則知欲弭穀商之枉。而使俗坦然無疑於貴賤因利之為者。亦必取舊設之殺法而盡刪之而後可也。（歐俗古謂巫覡能役使物魅。執左道害人。而立焚燔之律。廢此將二百餘年矣）

譏察理之令。不能不與世俗同其謬悠。然自其令行。其利進農業而使民享足食之福者。令甲之中。莫與比也。蓋自其令行。內地之穀商。去前此之束縛而為法令所保持者。得未曾有。因之穀食大通。輻湊都市。農民享糶。歌舞郊原。此其由內鄉之盛之

所爲過於入口外輸二者之所爲過矣考諸穀由外入英之數與每歲民食之比例不過纔一之於五百七十而諸穀由英外輸之數與每歲民食之比例不過纔一之於三十一也然則內銷之亟較之外至者五百七十倍之而較之外輸者亦三十倍也雖其名數不必皆精且審而爲政者得此其於內外之別當知所重矣後英麥價大平未必非察理之令致之蓋其令行者垂二十五年前長發皇其效尤著顯也二夫逆穀入國因以使吾穀加多吾民益飽也故謂穀價由之而賤則然謂其必至妨農則不然蓋其所降減者非穀之眞值穀之眞值在其所養之民功此莫能增損者也使輸入之將大通吾國農民與田主每歲之所收雖若遞減而所得金銀之數不若禁入之時之多顧銀數雖減銀值乃增所市之物所庸之功將多於昔然則其歲入之數其用享之資名減而實不減銀數雖少而易權則相若也易權相若則其治田播種之事亦將無殊且銀值加貴穀價跌而不勝他產準之皆宜降賤致之外市便益爭銷銷多貨通而國中之百業皆蕃夫國中銷穀之多寡必以民業之盛衰

爲此例。民業彌蓄。其銷穀彌多。且穀麥之銷於國中。以其市近。最便於農。故與他之減。正所以廣產穀之銷場。其銷場又爲最便。此其於農爲損乎。爲益乎。使其爲益。則運入之穀。商雖其業有以使國中穀賤。而斷不至於妨農也。

察理第二之二十二載。下令曰。凡運麥入國。國中價在每括打五十三先令四便士下者。每括打稅十六先令。價在四鎊下者稅八先令云。觀此令所舉麥價。如四鎊者。從來嘗有。即五十三先令四便士。亦獨百年以前大歉時有之。而如令所云。則非貴至四鎊。麥入口者。必納重稅。此與禁其入國何以異乎。假使後之行法。其嚴一。若立法之初。則遇凶年饑歲。民何以堪。是其令徒以病國也。後幸際遇凶荒。此令輒爲中能。縱任外麥入國。時時有之。然惟其行法之不一。有以知其立法之不詳也。蓋是令之行。實與外輸之政相表裏。既獎外輸矣。使不禁入抑加重稅。將麥價不及四十八先令時。外產之麥之輸入者。或無稅抑稅之而輕。他日更以此麥外輸。反可得獎。如此則國帑徒傷。而一切獎政。凡以爲廣銷本產穀麥而設者。轉以利外產之銷售。故

禁入之政。雖明知其於民不便。有不得不偭然行之者也。

三以常理言。則運穀外輸。於國中民食。明有所減。其勢自不能以之加多。雖然自其流極而言之。則雖謂國中之穀。以外輸加多可也。蓋外輸之穀。所由來者不出二塗。本國所產一也。外產輸入之餘二也。此二者之穀。其數必溢於民食之所需。而後國中有充斥之委積。然使國有明禁。穀商運出之事。不得自如。則生穀者既不願生之太廣。以病其業。輸入者亦不敢致之過多。坐自折閱。二者皆兢兢然持之。惟恐其過。則極其效。直僅足無餘而已。夫如是則在市之穀。其供常不及求。而外穀之禁。勢有以使其土生穀之佔。僅足其民。而莫能過。莫能過則地利不興。而民食貴。穀獨弛外輸之禁者。其效反此。而且有外銷之利也。

案斯密氏之於穀政也。前既深訾獎出之不可。此又明指禁其外運之非。合前後而觀之。知其旨謂穀之出入。宜一任民之自由而已。蓋穀之外輸。其理猶江河之有湖畝。承其有餘。而即以濟其不足。得此則國之穀價自平。無俟常平社倉等之

說也且有外輸則農當不病而田業日興至於歉耗之年農斷無令國中近荒而反外運遠銷之理則亦不慮外輸而無以待歉也大抵任其自然則自相濟則之以獎則諸弊叢生非其旨之或矛盾也晚近數十年英之穀政悉本此旨穀之出入無稅以本產之劣於民食亦從無外輸之事進入者無稅故國中穀價得常平也周官大司徒荒政五曰舍禁六曰去譏而後之人每逢凶年則有禁穀出鄉之事彼於異國猶可以相通而吝於一家且不能相恤此不徒闇於計政之可憂矣嘗察理第二之十二載使麥價每括打不過四十先令者許民輸運出口而他雜糧則以麥比例為令十六載展限至每括打四十八先令二十二載又有展令悉民出穀矣然皆有徵權號磅稅特稅則至輕如麥每括打所征不過一先令雀麥四便士他雜糧則六便士為大較至威廉馬理亞共治之第一載設獎輸之令所謂磅稅者於麥價不逾四十八先令時皆豁免至威廉第三之十一十二諸載著令穀價即過前額亦無磅稅也

是以外輸之穀。商自彼以來。不獨有獎輸之利獲。即轉運亦殊無滯發舒於境內售穀者方之儉矣。且其令曰。凡為外輸屯穀者。無論年價豐歉貴賤。均得為之。獨於國中屯穀待售。必麥價每括打在四十八先令以下乃可。顧不知如我前論境內穀商。其利害必與國中食穀者相合。即欲背馳。勢有不能。至於外輸之商。其損益轉時與國民相左。今假國中民食騰踊。而鄰國荒饑。則運穀入彼。自然有利。而遂利無已。運出過多。則於國未必不大害也。深考立法之意。固非求本國生穀之日多。而實則務使穀價常高。而國中之穀。常有供不逮求之象。彼固以此為勸農之非也。於入國之穀則沮之。雖在下稔之年。民所食者。必盡出國中之所產。於出國之穀則獎之。雖在下稔之年。穀價之昂。至於四十八先令每括打矣。而民於國產。尚不得余而食之。農固勸矣。如通國之食穀者何。惟其政之不中。故其勢乃不能以自行。而有時不能不自亂其例。乃有暫行禁穀出口。濫弛入口穀稅之令。以救其政之不可通。夫政而前後逆反如是。則不中之效。雖愚者可以瞭然。何假深辨而後悟其非哉。政之適理者。

固無事於其律弛張也。

向使諸國之於穀政也，因任自然，蠲弛出入之禁，則相爲通轉，無異大國之列州，既可免荒，而歉年亦不至於甚病，一洲之中，天時地利，至爲不齊，此潦所被，從無遍及，此歉彼豐，其爲相通，勢至便也。不幸列邦之民，能知此而使諸務之畢然自由者鮮少。惟務沮抑鉗迫，使悖理害人之政，樊然並臻，而後天災之烈，乃有熾然不可嚮邇者矣。且惟不素通，故有時大國遇荒，以需穀忽多，隣境小邦，不敢縱粟出國，知遏糴閉關之事，一大爲倡，群小斯和，雖有善政，不能用也。歐洲穀政，若瑞士義大理間之小部，誠不可不立外輸之限制。獨大國若英若法，產穀至多，即縱外輸，不至生害，無事其爲此也。大抵農爲生穀之業，必立條禁，使不得趨最利之市售之，無論於一國之政爲何如，實皆侵民自由，奪其應享之權利。故非甚不得已，穀之出國，本不宜禁也。

觀各國之穀政，與各國之教政，有相若者。蓋民生日用之物，其繫心最切者，當前之

事莫若日體所資未來之生莫若罪罰兩報繫心既切於是各有主張爲政者不得不併循業情爲之法令而無如民之所主張者未必皆當也故二者之政雖所關於民生至重而見諸行事則合理希也

案英國今日計家幟志莫若馬狹爾馬嘗謂計學爲人事中最大之一支而計學之外則莫若教宗事天之事民品之高下風俗之醇漓大抵此二者爲之他若文章爲娛情之用兵革爲爭奪之器於化之進退雖常爲大因究不若計與教二者之不可須臾離也其言蓋本於此

四指商運穀入國將以復輸出國者其業亦能使國中之穀加多指商售穀多在國外然使在內可售就令其利稍遜外輸亦所欣願蓋不待外輸而售一切轉運之費皆省故國有轉穀之商則地爲積聚之區其民無乏絕之患雖有時國中穀價由之日賤而名賤實否往往穀之見賤者由銀值之見貴也

吾英於穀麥指業雖所不禁而入口有關榷之重運出之費又太半靳其舉還之利

谷則與禁絕無以異矣。惟凶歉之年。穀價騰躍入口乃免稅耳。而當此之時。以穀出國又法所不許者。其條令紛紛多至如此。然則穀麥相業。謂之禁絕不行。殆不可已山前而觀之。知吾英之穀法。其用意造謀大抵與設爲獎令者。同出於商宗之計學商宗計學者。以多積金銀爲本者也。使吾說有可信者存。則時人衆口交稱謂其政之利行者。甚無謂矣。彼以謂自其政行。吾國日富。獨不悟此果之起於他因。而絕非穀法之所致也。今夫國之能富。必本於民之勸功。而民之勸功。必本必政刑之克中。身家之安固。吾英之政。其他不可知。民之身家。可謂固矣。其勤勁所收之利。實安然享之。雖王公勢豪。莫能朘剝之也。有此則國皆可興。法令細者。雖少違謬。不足害也。況吾英自戈洛韋爾革命以來。所以禁防君上者愈周。其所以申民權者愈至。民方自謀。以漸其資生之日進。使任其自爲。而莫之煩擾。則國殖之潛滋而長。誠有非常識所能窺者。匡襄勞來。徒虛語耳。苟不苦之民。固無所求助於其上也。即令其國之舊章。所以阻窒其進者猶多。而自由衆致之力。常有以掃除勝越之。使前人憑詩厲

階。不終為梗。夫所謂前人愚詩厲階者。不過侵民自主之權。而令所享之利實遜耳。然使其大者既彌。則小小者將不期而自泯。今吾英民之享實。固甚安也。雖其權尚未足為大伸公道。尚未足為大著。而以較歐之列邦之政俗。則其伸與著。莫與京矣。國之日富由此。於穀法何關焉。事固有其相從而不得為因果者。此類是也。今必謂國之日富。見於穀法既施之後。故穀法必為日富胎基。則吾英自國債不啻以遐而後見富厚之實。將亦謂富厚為國債之後效乎。必不然矣。

前謂凡國法令。如獎外輸之勵。推其流極。皆與波陀噶爾西班牙之禁金銀出國者同科。蓋皆有以使銀值日賤故也。然而同矣。顧吾英乃歐洲至富之邦。而波西二者則為窮丐無俚之國。何耶。其故有二。彼波西者本極貧之國。總其進口貨數。不過六兆鎊有奇。金銀非衣食之品。乃西則加重權。波則立厲禁。關譏甚嚴。使二者不得出國。而為無益之饒。此其事雖與吾英獎穀麥出口之政同。而於使銀日輕。其輕重紆徑之效。固大異也。此其故一也。吾英政策之愚。雖不止於獎令。然察其民權則大伸。

觀其民產則甚困。其安集撫循，有以救其失而有餘。而波西民之力役既舒其自由其收成享實，又恆有暴豪侵奪之害。朝政教宗，皆本數百年之舊制。其積弊滋深，國病民貧，猶不知變。夫如是則雖其中商政盡法美意良，無救其為窮且無理之國也。此其故二也。

吾英今王（若耳治第三）之十三載，於穀法頗有更張。一時議者咸以為善。顧自我觀之，得失正參半耳。其於古法經更張而善者固多，而經更張而失者亦不少也。穀麥進口之稅減，民食以廉，而外輸之獎未盡去也。運入以為出者，則免其關稅，而官為之屯。此其利捐業過舊法遠矣。而運穀出國所定穀價之限，則又皆過狹。故曰得失半也。雖然，梭倫不云乎，吾法雖未盡善，而於一時之人心民智國利地形，則盡其所得為而不可復加者矣。法固有明知其善而不可行者，則莫若先其可行，以俟他日之更進也。

案斯密氏此書，於商宗計學之說，可謂辭而闢之廓如者矣。自今日而觀之，不知

當日歐洲主計者。直何所蔽其見之顛繆至如彼也。誠使必金銀之多而後爲富。則西班牙波陀噶爾宜爲強國於後。而墨西哥秘魯宜爲大國於前。何皆窮丐無俚而卒稱富強反在英法諸邦之無一金銀礦者。雖至愚人宜以悟矣。乃當時明此者至少而幾於絕無。則其交習之囿人。而能逃之者寡也。且豈惟當日之歐洲而已。即今中國時務之士。其不持漏卮之說。與夫輕出重入之旨。以言稅者。亦幾罕覯。則於古人又何責焉。自乾嘉以還。西國專家之士。治計學日精。童子入塾。則取其大經大法教之。以視斯密氏此書。其深淺疏密。殆不可同年而語矣。顧不佞之爲譯。乃獨有取於是書者。則以其論之中。於吾病者方多。不徒登高行遠。必先卑邇已也。此亦梭倫造律。先其利行之義也夫。

篇六

論通商條約

今使一國之於商政也。於物產之出入。於某國獨優立之條約。甲載某貨獨許進口

約僅餘國則禁之某貨進口獨免關稅餘國則征之此獨優之國之商工由是於彼有壟斷專利之實其銷場必由是而益廣其市利必由是而益豐益廣者以其拒人而納我也益豐者以國爲所壟斷而物價得以加昂也則以此約之故必享大利明矣

雖然此約也於所優之商工則利矣而於優之者之商工則有損也既許之以壟斷其來貨將不期而自昂必不若平等兼收之廉賤也來貨既昂則所出之本產吾所恃以與爲易者必賤交易之道此羸則彼絀言彼貴者無異言此賤也是故自此約立吾國歲產之易權乃遜雖然遜矣而猶未至於虧折也價雖賤不能比於經價而猶微也經價者必復其母而加所通行之羸率也使不及此勢不可常故優人者雖有所損尚有所羸也

今有條約與此理反而群以謂利行則吾不知其所據之爲何理矣彼方與人爲約許之專利於某貨以自伐國其所以爲然則曰得此而後吾之出貨過於彼之入貨

以坐得其二品以補進出之差此所以為利行也一千七百三年吾英與波陀噶爾通商英使麥端所與立之專約正如此約書三款如左方

第一款至神威武波陀噶爾大王自其身至於後嗣允許英國所造呢罽及一切毯毳之貨進其國口一如舊章至於另立國律禁止之日為止惟其事須照後二款行方為如約

第二款至神威武大不列顛大后王自其身至於後嗣亦須允許波國所產之葡萄酒進其國口波酒運至者無論裝筒或木罌或瓶首度量相同則照法蘭西所運至之葡萄酒稅三減一英法兩國為和為戰英於波酒之稅無論或徑或紅或別立名目均不得有所多取假如所減稅則英國中有議變者或有以為不然者波國大王即將英國所造呢罽及他項毯毳貨物禁止勿納不為背約

第三款兩國全權大使各保此約既成國王無有異議自兩使畫諾後以兩箇月為限即將國王簽名親允之約互換

此約既成，波陀嗎爾國家有必納英成呢罽之貢。其國權則屆於未禁之先，不能別有增益。顧必納者非專納也。其所許於英者，亦不過與所許於法荷諸國者等耳，非有獨優之利也。而英之國家所許於波者則不然，既納其釀矣，而稅權則必比餘國爲加輕。他國三而波則二之。故此約以常道言，於波利，於英無所利也。

乃吾英講於外交之家，獨以此約爲極妙之政策，則發於得金之多也。不知波陀嗎爾歲取巴西之金以供國中之用，猶有餘積而藏之，則停利之所亡甚鉅。出而徒轉之於國中，又無從而得利，則雖有甚嚴之禁，其勢不能不出國也。出國以易外貨，售之本國而後利生。故波陀嗎爾之金所歲致於英者甚夥，凡皆以易英貨，抑他國之產而由英轉售者也。吾聞巴勒諦言，驛船走波陀嗎爾者，其潛金入英，每七日數約五萬鎊。此殆過實。果爾，是由波入英之金，歲乃二兆六十萬鎊也。巴西每年所產，不及此數，以是知其誕矣。

顧者英商之在波陀嗎爾，所得利益大半非條約之所爲，多隨時乞假沾丐得之，以

其王之加寵英民故吾英於波說亦日篤有事常陰助之繼而吾商與王進言謂許之利益大半奪故先謂與波交通之利者至是皆自叛其說言與波交通之無所利又謂由波歲至之金非英力所能致而餘國實為之波之果酒入英與英之呢罽入波其值約相抵英固未嘗獨利也云云

巴勒諦之言如彼而諸商所云如此二說如是其適反也自我觀之就令由波來此之金悉英貨之所易得者且所得者不止於巴勒諦所言之數然而其事不必較之他國之通商為特利也吾產之所往幾何彼產之來其值恆與相抵他國通商如此波之通商亦如此也烏能以金故獨過乎

且由波所至之金其用諸圖法與盤盂飾者為數常甚微則其金之至我將有大分不能積以藏之而必轉以易他國之貨物者無疑也既必出以易他國之貨物矣則與其先易波之黃金而後由金與之更易也何若徑以為之而易之以吾英之成貨乎夫二商業等紆者之利常不及徑吾之前論既明之矣蓋所致之貨多少同徑

者之財自宜然則使吾英工商成貨以與波通者爲其少以與他國通者爲其多少以致其金銀多以致其他貨金固得也而百貨亦自集二者皆徑將所用之財必節於今過矣夫如是則財有餘有餘將以營新業其民功之所鼓者愈衆而歲殖之所進者愈多

即自求金之旨言之縱波陀噶爾絕不與英通而英之得金猶自若爲國法乎爲盤盂乎爲張飾乎爲賂貨於外國乎若有所需將皆自至不處其乏也貴金與他物等耳有所與易者則不擇地皆可致且波陀噶爾之金既過其所需矣雖爲之嚴禁深防十重之關百里之郛其金之外流自若也他國得之必用以爲易者猶吾英得之必出以爲易也以貨得金於波陀噶爾者爲其一而徑以貨得金於餘國者爲其二而紆爲其紆者固費於爲其徑者顧二者之爲異至微雖置不問無害也

或曰吾英歲進之金皆波產也其餘國之通商吾之進出差大抵皆負其爲正者甚少又皆微然則波有大造於吾英也不知國之進金亦有其域其出於一國者既多

則其出於餘國者自少蓋其物與百產同氐之求之既足所需則不復過其由於一國者既盡其什九焉則由於餘國者不能過什一也且使出於一國者歲之所進過於所需用於泉幣器飾之用而猶有餘則其出以輸他國者且不可止今之言財政者大抵發於至無謂之進出差然使其差於一國之為正者過多則見於餘國者將無往而不負其為物附有制域此徵則彼應不可以法而强為也

案斯密氏計學於此等處最發其深其理已與後賢所謂全力常住不可增減之例通而為一在當時而能如是誠命世之才宜乎其能為一學開山也

是故有謂吾英商務非波陀噶爾不足以自存者其說為大愚而時人則信之者衆近者幾乎將開法與西班牙於吾英無所貢過而遲令波陀噶爾閉其海口將英舶盡驅出國而於波國各口衞置法西二國之戍兵以為守則彼之所為亦將謂之意也假當日波王忘其國體之傷而俯首受此無名之約束其於波固大亂而於吾國不獨無害抑且利之蓋商約成其所貲於英者不過失一波國商場已耳而波以

至弱之國疆圉之備一可無恃以其與我爲聯我以全力持之此可一幸而不可再徼之事也前約成而我從此息肩夫非甚利者耶非不知波國蒲揚果去吾商之業於彼者將甚不便收毋他營非一二年不集事顧英之所失實止於此以較用吾全力持一弱鄰使全國之民困於軍旅饋餉者豈可等而論之也哉

惟金銀之入國也其所以爲泉幣器飾之需者少其所以爲通商外國之用乃最多夫前謂通商以物易物者徑以物易金由金復物者紆推之一易者徑再易三易者紆故紆之爲轉不獨金可爲也而惟金爲最便最便故最利蓋其物爲天下之易中爲人人所樂受本値重而易挾其轉運之易爲百貨尤而磨損毀傷之費至微是故商出本產以致一貨復以此貨致彼以銷國中者其爲之中莫金銀若也吾英所以與波陀噶爾通而有以利國者在此此因不必爲最利而其利之不細則誠難評也

案此篇專論波約以明商宗用意之非下篇論用金因葢及圜法鑪費

其取以爲泉幣器飾之需者雖有待於外供顧亦至微少已此不待論而可知者也

故雖波陀嗎爾與我苦絕。而吾英求所以為此者於他所。亦易易耳。吾國攻金之工。其歲中所為鎔範鑪錘之事。雖若甚煩。顧其所以為新者大半皆舊者之所化。則有待於外來之增益者。固甚少已。

至於國幣亦然。今吾國每年所造之幣。金者八十萬鎊有奇。然造者雖如是之多。而其所歲增者實劣於此殊甚遠。此又衆所共知者也。蓋吾國造幣之費。今出於官。同是金也。其在幣與在鋌之異。不過持以入局。需旬月之延宕而已。故在幣之金。雖新出於範。與在鋌未造者。重同則值不相遠。獨用久之幣。則多消磨而輕。或穿翦取鎔。往往遜其初制。吾英於圜法未脩之初。金之下法錢者約百二。而銀約百八也。四十四幾尼有半之新幣。以易一磅之金於市而有餘。四十四幾尼有半之舊錢。以易一磅之金則不足。故在鋌之金。雖局價為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而市價則四十七鎊十七先令。有時至四十八鎊焉。蓋當國幣多損之秋。雖有新幣入市。不能區而用之也。則民常自處於有餘。其受之也。亦與通行之當幣等耳。獨至取而鎔之。則新

舊之異見。所謂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者。使爲新幣。可得一磅法金。而收四十八鎊之市價。故國法未銷舊幣猶用之日。雖歲有造幣。而民爭私銷。非嚴法峻刑所能禁也。當是時也。有泉局之造幣。猶賓涅羅妃之織網焉。（希臘古史載夏時希臘群島酋長征安息之杜甯國。有小島意遂加。其酋名烏諸西者。最多智。爲羣酋謀主。杜甯國既破。烏諸西浮海遇風波。十餘年不得返國。賓涅羅妃其婦也。美而賢。諸酋居者爭欲得之。謂賓其夫已死。賓言曾對神誓織一網。必網成而後可嫁。於是晝織者夜輒解之。如是者數十年。而其夫卒歸國也）晝之所成者。即前夕之所解者耳。泉局之造幣。名爲歲八十萬。非所加於國幣者年有此數也。乃以彌縫每歲之所銷毀者爾。然則其事亦等於攻金之工。號爲新者。多其舊者之所化。則所需外金之增益者。又不必多也。

使民攜金銀至泉局。轉之爲幣。其一切冶範之費。出諸私家。則在幣之金。貴於在鋌。將無異成器之金。必加工費矣。爐費所加。無異國家取成幣之金。而陰加之以國稅。

蓋造幣乃國家獨有之利權。視所加之幾何。而通國之幣皆如此。無有此貴彼賤之殊也。然必所加者少而後法行。使爐費加者過多。適其治范所需之費。將境內封外盜鑄之姦蠭起。爐費愈大。盜鑄愈多。制幣之值。因之以減。法國泉局成幣。其爐費逢百取八。然時無盜鑄之姦者。蓋盜鑄之利。不酬犯憲之險。爲之於境內則身危。爲之於封外則爲之轉運者危。其事尙非百得六七之利所能補苴者也。

法以加征爐費之故。在幣之金。貴於在鋌。一千七百二十六年。律定每馬克精金。(一法以八翁斯爲一馬克)色廿四加勒者。(一加勒本衡名。廿四加勒爲一翁斯。其後乃以第黃金成色。假如淨金稱色廿四加勒。蓋一翁斯中純黃金而無雜質也。若一翁斯中雜銅或他質二加勒者。則稱其色爲廿二加勒。餘倣此。今英國金錢。其色廿二加勒有奇。金表彄飾諸物色十八加勒。其他金鍊諸物則用十四加勒者。英美兩國入市金器大率如此。又寶石衡量。亦用加勒。廿四加勒爲一馬克。十二分加勒爲一吉來。(音譯言黍。加勒譯言菽)其價七百四十利佛九蘇一登業有十一分登業

之二而造幣法金色廿一加勒有四分加勒之三雜二加勒有四分一之銅故以比例計之法金每馬克其價不得過六百七十一利佛又十發業也而泉局鑄之爲幣時乃范之爲金盧夷者三十枚枚抵二十四利佛是馬克爲七百二十利佛矣是則在幣之金貴於在鋌者每馬克得四十八利佛十九蘇二發業也

故國幣有爐費或局捐者則私毀常無利即有矣而其利亦甚微蓋私毀盜鑄之利皆存於國幣名實不同之閒名過實則盜鑄不及實則私毀今使名不及實之差雖於爐費則私毀不獨無利且有損矣等於爐費則無利損惟過於爐費者而後有利至幣無爐費則毀者之利滋多此其大略也故吾英當圜法未脩之初使有值百取五之爐費則毀者將値百而失其三又使爐費爲値百取二彼將無所利損使爐費爲百一則毀者之利亦百一惟無爐費故其利有百二也（以其時通行金幣劣於法錢者百二故謂）故國之用幣以枚而不以重者欲杜私毀外泄之姦莫若加之爐費無爐費則幣愈新權色愈正者其私毀外泄之姦乃愈滋也

者英幣所以無爐費之由蓋當察理第二之代欲民之出其藏鏹以爲造幣故豁免爐費而立之限期是後或行或罷至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而著爲永令英倫版克欲存款之周於待支則時時有鋌以入局兌換成幣之事其意亦謂國家免其爐費爲利於版克之一端而國家亦以版克之故而遂其意故免費亦遂著爲永令然而交易用金出入必衡之事既甚不便而不可行而用金以重言者又不若以枚計者之爲愈則國家圜法正英倫版克群商所宜保持而使之無弊者而宜知造幣免費以滋私毀雖若利於版克而實未嘗利也顧彼之於計以不利爲利者豈此一端已哉

圜法未修之先通行泉幣磨損劣於法錢者百二以無爐費故名過實者亦百二而版克收買金鋌交局鑄錢所受虧耗則亦百二假使當時有百二之爐費則通行泉幣雖經磨損不及足重之法錢而其值則與每枚中應有之金等蓋爐費之所加與磨損之所減者正相抵也故版克雖出百二之爐費以與泉局其所失者實止於此

數通前後爲計未嘗多也又假使造幣之爐費加爲百五而通行泉幣損者百二則版克於收買金鋌之時將有百三之獲而入局造幣須出百五之費如是則通前後爲計其所失仍爲百二未嘗多也又假使造幣之爐費減爲百一而通行泉幣損者百二則版克於收買金鋌之時將有百一之失而入局造幣須出百一之費如是則通前後爲計其所失仍爲百二未嘗多也總之使造幣有費而通行泉幣色足權侔則版克所失之於爐費者仍得之於收買金鋌之時所得之於收買金鋌者必更出之於爐費二者互爲消長而版克無所贏絀於其閒故通前後爲計在此與在前二者同其無費版克無所贏其有費版克無所失也

國家於物產之征收薄則竊關逃稅之姦日稀群商之以轉運爲業者名出賦稅非眞出也出者乃用物銷貨之家商代先納耳未有不還取諸市價者也泉幣百貨之一也國有征稅行諸爐費之中而其爲用也則人人皆遞轉之商收之將以爲出無所謂用物銷貨者矣故使國家之於泉幣所征甚微而盜鑄之姦不作則其稅有先

納無終出之者。何則。其爲物不居。取之所以爲予。方其取則納稅。及其予則取償之矣。故曰泉幣之征。有先納而無終出。

然則造幣而加爐費。於版克之費無所增。於持金銀易幣之人無所損。造幣而免爐費。於彼亦未嘗有益也。蓋無分爐費之有無。但使既成之幣。色足權侔。造幣之費。於民無損。惟權色不齊。則名實之異。造幣之費當之矣。

故國家爲民造幣。而不取其費者。不徒有損於度支。而實棄可收之賦稅。且費而不惠於版克洎夫私家之民。均無益也。

今使有以前說告版克者。彼將掉頭而不顧。何者。以尤吾之說。不過杜其小失。不能使有所贏也。雖然。使吾英之圜法常如此。而大數出入。納以重論而不以枚。則雖用吾說。其於版克誠無所利。獨使論重之俗且將改。而金銀磨損。一如圜法未脩之時。則吾說果行。版克之益將甚。不啻蓄以鍰往以幣歸者。獨版克之款爲最鉅。每歲之費。泉局當之。向使泉局造新。不過以補苴失亡。更易磨損。則權其數將五萬並於一

億足矣乃往者每歲鑄錢不僅爲此其大分則以塞私毀外流之漏卮故圜法未修之十餘年每歲造幣乃至八十五萬枚之多向使金幣爐費百加四五則私毀外流所爲無利無利則不待禁而漏卮塞矣夫如是則英倫版克每歲造幣八十五萬枚其中所失百幾二五之費可以大減夫八十五萬之百二五者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鎊也使吾說行其所失者或不及什一夫此豈曰小補之哉

議院每年所籌造幣費不過一萬四千鎊而泉局所費如辛俸正雜者僅半此數故就令取此費而省之即或加以征抽其數亦不能甚鉅此皆於國微末計者置爲不屑留意宜也顧自版克言之使所省者歲可至二萬鎊之多則宜所加意者矣且此非徒懸之虛論也其事既見之於前自可復出之於後出則吾策之善否驗矣

右所考論皆泉幣之事於通商條約所涉益微則以位置之宜言之應在部甲論泉幣之篇抑附於論眞値市價之末顧論之於此者蓋造幣之所以無費其事起於勸民而以造幣勸民其旨本於商宗之計學是宗學者非金銀不足以爲財非泉幣不

足以言富國家鑄微費而寡多金政之便宜莫過此者夫固彼學富國之事之一端矣此吾所以不出於前而出諸此篇之微意也

案英國至今其金錢造幣之費猶出於國家而先令便士則名實之所差甚鉅其造幣之政雖與古同而其所以然之旨則大異學者所宜深察也